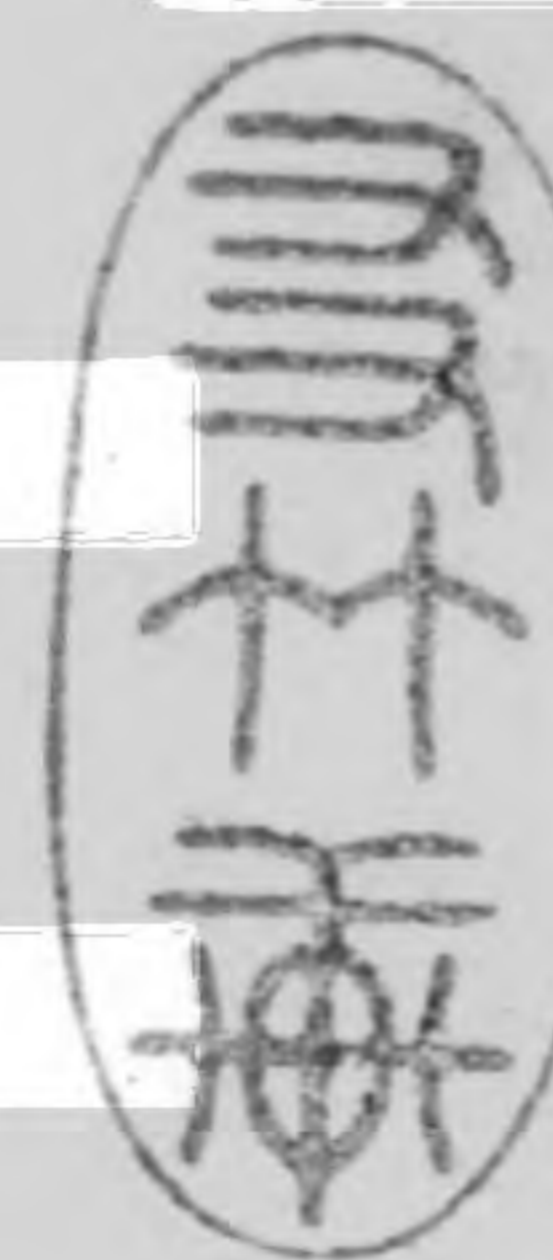


書

聞過齋集序

文以道輕重自昔有是言也由古迄今其文之行後者莫不皆然舍道而論文則其人品之高下何由而見哉夫言者心之聲而文又言之精也心明乎道故其言皆可法昧乎道者及是是故理明而辭達文之上也理勝乎詞次也辭勝乎理不足謂之文矣况磔裂靡陋以趨時好者乎今觀閩中吳先生聞過齋集叙事嚴整議論正大雄健宏奧離合變化一歸於理



非通經博古之精而信之篤養之有素何能致是韓
子有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輝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也信然哉先生平生剛直終身隱約未
嘗求知於人然非其人則亦莫能知也如尚書宣城
貢公翰林學士晉安林公皆擅文名當世不易下人
惟于先生者深加敬畏則其人品可知矣矧文章如
良金美玉自有定價何待後世如揚子雲者出而後
知邪先生歿迨今踰十五年是集藏于門人王儻家

近吾友胡伯寧氏同知鹽運于閩見而喜之將與其
同志建寧郡守芮君志文率好義之士為鉞諸梓以
廣其傳問以公事道過鄉郡出以示余請序自顧老
病昏塞安敢謂知言哉鄙野之詞不足軒輊姑書此
以識景仰之私云
歲在辛巳春正月既望將仕佐郎前温州府儒學教
授永嘉徐起書

聞過齋集卷之一上



叙

吳氏世譜序

按吳本姬姓泰伯之後以國氏後子孫散居天下其在閩有由光州來者唐光啓中有曰英從王氏入閩相傳始祖也海昔為兒童聞先君吾幼時見吾父嘗

門人靈武王

偁編次

進士永嘉胡寧校正



閱巨帙問曰此族譜也自先世宗族及後代子孫悉
錄于是吾父不幸沒于易代之際母倉猝棄產携幼
入古靈山中依外家以居譜牒遺失吾年方九歲及
冠乃歸又言吾支故不 吾曾祖舉進士初授寧國
府知錄而卒曾祖生祖及叔祖而叔祖無子先祖生
吾父兄弟四人長及季又無嗣次僅得一子而吾父
乃生我及叔寧知後世何如也又言吾先世家郡城
東後徙居下渡候官吳帝俞自橫棗來繼石鰲之宗

至則謁先君講兄弟之禮曰兄派河口河口派出候
官吾偏族也帝俞生與先君同年而月日差後候官
兵不及耆老猶存其言必當有 受先君又言吾前
後詢吾譜殆三十餘年而竟莫能得其諸族分已久
而吾所記特近宜其不能合也苟終吾身而不得其
在汝乎先君即世海追承先志嗣而錄之恐于是弗
作則來者益無所考昔穀梁子有言信以傳信疑以
傳疑吾亦由是而已以吾父吾所見之世也寧國以

下吾所聞于吾父也此傳信也其他則傳疑也吾不敢以疑為信故是譜斷自寧國而下抑吾于此重有感焉古者宗法行于天下宗族有所統一人心有所聯屬故孝弟隆而習俗美先王之治易然是法既廢人各以意自私其親恩不廣而易終至有視周親若途人者然則今日所賴惟簡牒之存使知木本水原之義是譜所以作也嗟夫夫人孰不念祖宗哉亦孰不願其子若孫世世親睦哉而祖宗之望有不

若予乎苟推予之心以及祖宗則遠者猶近疏者猶親服斬而情不斬屬盡而愛何窮夫恩固賴于相成而道實原于自致子焉自致其孝無怨夫父之不慈父焉自致其慈無疾夫子之不孝兄焉自致其友無責子弟之不恭弟焉自致其恭無恤乎兄之不友致于已而不望于人則其道易成也是則海命譜之意非宜為紀名系設也嗚呼子孫念敬之哉嗚呼子孫念敬之哉

一譜首為圖具世次而派別之以名系世蓋畧則以考派別則不紊無後者直疏其下曰絕謂無不置後者有官者疏曰某官從後授遷居者曰遷某所一首既為圖以繫世次次為譜亦以派別乃詳記名字行次娶某氏歷官某生子幾人某甲子生年若干卒葬某處某人為誌若遷居者備述其由

一譜後世先世家訓文字畧者及墓誌若先世著

述文字多者別為集不錄于此先世家訓著述子孫保藏之以

一子孫名次從水木火土金行為一世五行相生

循環無窮

一子孫行次五行從名次五行男陽女陰世次易考如名從水則行次男壬一女癸一名從木則行次男甲一女乙一之類每世從一起數則不相紊

一後世子孫有棄父母出家為僧為道者不錄謂不

繫世
次也

一後世有無後不立宗人而以壻與外孫為繼者
不錄直疏其下曰絕謂其自絕于祖宗也

一喪事不得用浮屠道士營修科典不惟于死者
無益而生者重有損

一葬事隨力厚薄不得用夷禮焚化大不孝後雖
有悔終不能及

一涪州府君嘗謂海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土風之

厚甚歆徙居其地萬一不能汝能承吾志乎

厚本錄序

人之大倫有五而父子夫婦兄弟莫先焉此人道之
始也蓋三者居于內而君臣朋友際于外內者由恩
而起義外者因義以生恩恩厚則義無不能隆矣世
學不明風俗益薄人之道將不立于天下予甚懼焉
暇日採摭傳記小說凡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兄
弟之相友如娣之相宜者著為一編必求其行事卓

卓而不尚乎名將使夫婦女童稚里巷小人皆可誦
而習之養心以成德粹有變故禍難當其所守又附
以感應禍福禽獸微物各為一卷意謂人道固人所
當盡有不能者觀于報應之間則亦可以勸矣而又
不察則禽獸微物固有有人心者其可不自媿乎以
人道本于此故名曰厚本錄若夫君臣之事則有史
冊在朋友之義則學者所講此不錄

自試方題

乙亥歲予自武林疾歸逾年弗瘳以至于困前後閱
醫二十餘輩最後醫來但 脰即辭去皆云不可治
始甚憂即不可如何則安以俟之賴先世藏書頗多
醫方亦數十種稍讀之以意度其可用者試之每一
試而一疾幸減遂屢試之疾以次而除畢是歲脫然
悉去體矣自後遍閱諸方遇家人有疾請醫弗效者
又屢試之願皆得愈因錄前後所試及意度可者裒
為集以備遺忘而便檢尋不幸有疾又將以自試而

非敢以試人也

葬書叙

地理之說不可謂無也古人別州分土卜宅營葬率皆用之則其不可廢亦明矣世伎術之流張其說以自神而禍福吉慶紛紛然起慕利圖福者往往深信為所欺賣說愈熾而人情愈疑理愈晦而人事愈繆相承既久雖知術者亦不自知其誣也可勝嘆哉昔不孝孤嘗負罪于天地久不獲伸先君葬非其土比

改葬而北域果為水潦所敗用是痛志以求其法取古今葬家之言掇其于理者彙為四卷以示子孫使不為邪說所蠱而與我同病者或將覽焉必能棄其慕利圖福之心而專求必信無悔之道則亦可以自校無書不為淫巫瞽史助也

雙谷序贈秦景容

至正二十一年魏郡秦君景容來為福建行省郎中先是平章普公募高胡克舟寇有功胡因益暴橫君

至綱紀甚嚴其衆屢謀害君而不敢動既亂晉公得
除南臺以出而燕公實來代之兵頓城外屢挫議者
皆欲講解以紓難君獨以為不可卒平之君欲去黨
亂數人臺臣佑之族臬司以飛語中君君退居水西
里自號雙谷他日謂吳海曰裕伯生也介量不容物
不能與衆雷同終以致咎今號欲重自警蓋其文取
諸名若字其義取諸容也子幸有以教我乎予曰諾
夫古人之取號非以表其微則以箴其闕君之有取

於是豈非以其廓然大虛淵乎有容善來而必受可
以益德與惡至而弗逆可以寡怨與容大德也君子
之于人無不所容惟不能與小人並立夫子相魯先
去正卯後世稱名公卿當其年盛氣壯才茂而識敏
天下事茂足滯其慮者其進賢若拔茅其屏邪若去
草矣既其更歷既久磨礪已深位益尊而望益重顧
乃訕焉若訥避焉若遜閔焉若不足混是非黑白而
並容之前後所為若二人者多矣豈其髮衰志墮有

弗覺邪將慮熟計精故為是乾沒也夫務姑息容小人貽敗國家與務為兼容以安其身皆自私而不廣豈斷斷能容者邪惟君子能容必有所不容今君以不容亂人亂為小人所不容乃用是自警得無少有悔乎抑君之號取雙焉一以示其容之乎一以為其不容容乎不然谷一而已君由其虛中無義而用以優柔寬綽天下之善將盡歸之天下之惡將盡化之徒恐或者不察以苟容為德而責於君則乖已

送龍江書院山長序

漳居七閩底東南傳大海西北引潮汀諸山地僻且多險群獠憑谿洞以居時出為民害古以南荒視之晉始置郡宋朱文公過化而後北溪陳氏出為其民益讀書知禮義往時蹈難死義之夫貞烈不二之婦亦既有之至順元統間盜賊連起攻城剽邑殺掠民庶然卒不能一日據而有者其故何哉聖賢之流風未遠向背順逆之在人心者易曉雖以盜賊之暴而

民不從教之有益于世如是。紇漳有書院在九龍江始因文公而置。兵興以來他郡邑學宮災燬或多鞠為茂草。博士就居民舍。諸逐利棄絃誦。冥然其存者不過為士卒之營壘矣。而漳故皆無恙。亦氣數使然也。尤溪陳生以俊茂之姿廣學而多識。為龍江學官來別且求言。予曰噫。天下古今治亂時世不同而人心無不同者。理一而已。夫歎窮則鬪。鳥窮則啄。皆非其歆也。勢蹙而不得顧其死。耳在上者以賦歛為歆。

食刑辟為娛樂。民安得保其生哉。夫欲使民回心而向道士。雖窮而不舍義。雖死而不為亂。則教之事也。今漳學官有宮室廩食。有弟子得以施其教。生之行不為徒取負具而已。其見諸儒必勸之以篤學力行。尊文公陳氏之道。勿為流俗所變見。父兄子弟必勉之以孝弟忠信。事上不悖。有問政者亦將告之曰。民安則政理安。民在于富之使民有所賴。為則雖勤而易固矣。郡幕府潘君吾故人也。久不相見。勞為致謝。

區區為

美監郡徧役序

古之役民用其力而已然歲不過三日其用之為甚
輕唐制歲役民二旬有事而加役免其調役三旬則
祖調俱免不幸有蟲霜水旱之灾即課役悉除之噫
用其力而緩其財用其財而紓其力民者國之本不
欲傷之也後世役浸重有但用其力而國家立法非
不善後益誅取為福建當天
下彈丸黑子之地比年

盜賊軍旅飢饉民死傷流亡之餘視舊不加衆也地
之所產物視舊不加多也而今日官員吏胥何啻三
倍于舊百司皂隸無賴亡命之徒詭為兵者不知幾
十倍于舊又隣省他不能即治所而寓于此者是
皆給在人常賦不充至于預借勸助不足乃立科
率民所出至損生而追禍者屢有之矣豈非目前
之事耶郡侯在任久知役法之病奉省憲命而新之
卒事衆稱其仁有老父言曰福州附版圖將九十年

至治以來法凡六更以大民力不齊大者三十年小者十年強弱異矣官據籍不知變弱者不過一役即負負而貸之況有不貸乎間一更法當事者或恃其明察或負其強悍以獨見為精敏以衆詢為不能聚數百人于庭鞭笞拷掠責其成于一二日之間吏巧法與豪猾表裏貧民受抑無訴彼且擅以為名聲不亦邪今侯自建局以至竣事屏去刑罰朝夕費千百言諄諄勸告侯豈不賢于彼哉吁侯入宮自撫子

子為之節飲食時寢興曰吾子也誠愛之矣出而坐黃堂之上視其儼然在下者豈不曰是亦吾子也問其疾病察其所苦亦思有以寬之耶侯之心於是蓋可推矣嗚呼使在上者能馭下以寬在下者能撫民以寬民庶幾有瘳乎

贈劉僉憲卷後序

國家設官分職倣古制置廉訪使者布諸道撫臨郡邑立內外臺以總之其意甚周百年境土奠安政治

鮮闕此之由也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其綱紀所係治亂關之國家綱紀繫于風憲自海內多故以來民心皇皇無所底止雖守令饕餮之所致亦由任是職者不能提綱振紀取國家立法之意自壞之閤雖僻遠比年風憲益弛自劉君之除人已想其風采比至見其約已守法百司肅然不敢犯其行部舉刺各宜民志懾悅紀綱法度殆復振舉矣一旦慨然念其親老將棄職奉太夫人以歸有持君善蹟示余

徵言者予曰劉君劉方質直天性也聰察強敏學力也守法不忠之餘也仁恕不苛孝之推也太夫人年已耄耋君辭秩為養去之宜也獨惜夫風紀既壞將復振而遽去也是為國家去也若夫政蹟之詳在于諸人之言者不復書

贈醫師郭徵言叙

舉天下之術惠利足以及人溥而不窮者惟醫為然古人以醫與相並稱蓋相賢否係天下安危醫良庸

閩斯人壽夭小大不侔固其類同耳醫師郭氏吾郡之良也閩縣官賢里先世由科目仕有人其得攻瘍術四世矣瘍醫世稱外科謂于內科不通孰是伎者不過辨其瘡潰金折之屬制其祝藥副殺之劑而已於切脉審證湯飲醪醴之用不與焉郭氏謂瘍雖外實發于內必先去其本然後施瘍治以五毒五藥次第攻調之兼其內不獨守其外故舉他醫不能雖居遠村然都邑之來迎者無虛日有貧不能贖一錢謁

者靡不為盡心他郡不遠千里來之若郭氏之術可謂致精也已予于郭氏善而最善微言微言之為人信乎古所謂有恒者而其有勛又克賴焉予益喜常念與郭氏厚無以及其子孫適進士黃某來求言予因得以言贈夫心和氣和形和起居以時飲食以宜六珍不干諸瘍毋生此一身之安也上下和內外和閨門和睦昆弟輯諧釁隙不形戴害不作此一家之安也或不然加之以正而報之常逆施之以恩而復

者常讐則亦安之而已情逆者必自反也事逆者必深忍也此安之長久也凡予所言微言既已行之而享其利矣誠願微言之子若孫修微言之道而世世享其利焉則予與郭氏享平日愛望之意也醫之事吾何敢言之哉然吾聞良醫多陰德他日有起家為公相者皆未可知也醫國之道亦猶其治家與身也郭氏子孫尚勉之哉

送林生赴延平學正叙

古者天子諸侯由國都至閭巷皆有學教立而道彰化興而俗敦秦廢儒術民法令為師漢唐惟宗太學郡邑雖稍置學官而教術已廢宋朝始尊學政州郡倣成均增置正錄教授職卑郡將不敢以曹屬遇之國朝遵宋氏之舊然教授于學事無不領簿書錢穀悉皆蒞為太守憲臣不知體者遂以有司切之而不任是職者亦往往有司自處獨學正職掌規矩學錄職程課業無有司之事得專行其教里隣林生性

端慤識見開敏為學務切己省試授延平學正來別
且請益予曰古之為政者教學為先今雖存文具而
已教者所以導民使為政者易治也教之不行為政
者之病也然而弗察也古之教者擇師為甚嚴非取
其威儀詞藻在乎德行道藝也師不善必更之慮教
尼也揚雄謂師者人之模範而弗善焉哉吁治之
不興教禍之也然而弗察也若子者可以教矣生辭
曰瓊不敏不足以辱教事由落學是懼願先生卒

成之予曰聖人有言主忠信夫忠信有諸己也水之
潤用以澤火之熱用以烹人賴之忠信有諸己也子
行乎哉以子所有者施于人子所未有者聖賢方冊
皆子師也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夫知不
足也知困也然後能自反也自強也是教學相長也
矧延乎四君子之鄉去今未遠流風遺教必有在其
人者子訪詢而或得之他日南歸吾將從子求益焉

贈閩縣學教諭序

教諭邑學官也漢以來文學魏校官唐博士皆以士
通徑者為之國朝初用郡學計吏小吏滿考輒為學
官知會計矣烏能知教哉向嘗竊惟宜選郡學訓導
歲久者則士業素屬為教有方近年更以鄉貢士亞
等為之則宋待補也里人林某年富學茂一應鄉試
即中亞等授閩縣學教諭衆榮之而生俛然若不足
一日來謁予曰某材學未自信遽職教事大懼弗任
願先生有以教之予曰閩里邑也子邑士也邑中之

人非子親戚則朋友故舊也識子者大半矣教之行
易耳然于子乎觀也古人之教以身不以言今夫執
卷誦章句操觚牘騁詞翰欲以取科第為子之榮者
夥矣是不賴子也子獨脩而身齊而家睦而親戚正
而鄉黨有一善朝行之夕傳焉不數日而播之百里
非難也故子之教易矣况子一門諸父昆弟皆鄉學
又中亞等者三人人信之子之教不難也夫教者治
之本也生勉之仕途發軔方自此始今日為百里師

善其教他日為百里宰必能善其政矣

送王潮州叙

予少負意氣自謂天下無難事及壯見世之仕者多
不稱且云某地難治某事難集竊疑為既又有能者
乃知人之才不相逮而居營私者衆也迨犬馬齒
衰矣觀古人益多閱世故益深乃知天下特有不可
為之時耳而事實無難者顧難得其人也河西王君
用文剛直明快遇事剖決權勢不能奪人以為難者

君處若有餘總治永福羅源吏畏若神民戴之猶父
母比去毫倪蔽道垂地而不可留君何以致人若是
哉由其存心也公律已也嚴愛民也誠故苞苴內謁
不行也而姦欺屏息強梗馴化利之所在知之必與
民興之害之所伏知之必與民除之攷之為惟惧其
政之僻而又和易可近故民疾痛輒聞凡八閩蹤跡
未嘗至者人莫不慕焉分省陳公辟居幕府每有贊
翊既而以邊垂多擾非剛明仁恕之才不足以鎮之

以郎中出守潮州兼督循梅惠州任固重矣四州之
民幸矣然陳公遠一良佐豈不甚可惜哉君行過予
別請曰先生何以教我予曰德則君有之惠則民賴
之譽則四方聞焉然予得無贈乎夫為山者在乎積
土石也不欲崇朽壤為川者在乎納衆流也不欲涵
汚惡君子為政在任賢才也不欲雜小人自古君子
少而小人多小人情偽百端其入人也易將覺之也
難宋韓魏公號稱賢相或者猶謂其明于知君子暗

於別小人君其慎諸

贈順昌縣綜理官叙

國初時福建置行省尋以地狹不足容大府而罷再
置復罷近復治止復命信臣出鎮凡事得以便宜行
之福建西北阻大敵頓兵數萬人一日費恒數百金
供億之繁民不堪命省府以郡邑權輕擇精悍果敢
之材舉為幕屬俾制焉勢隆法重指事可集頌以為
甚善處置也延平屬邑曰順昌綜理者聞其惠聲適

予有宗人來始相見勞苦之宗人曰吾邑是幸得賢
綜理林公民賴以寬不然死矣安能復相見耶順昌
小邑當往來之衝累歲盜賊殘燬之餘存者不能室
屋以居田萊荒蕪丁壯從戎民食一粥又轉餉方殷
百工器械之資猝然令下朝戒而夕取辦他邑盡棄
刑罰督責吾邑時召社胥里長諄切告之民至期輸
則公喜以為不至于罰也又感然閔若知其出之不
易也間有不能是亦不忍遽罰則民固已知之矣

予曰信然哉是仁者之用心也其果賢矣夫上之所
需于下無不應或有無不齊不能具于臨時時少寬
之事既不闕而民亦免于戾豈不上下俱得哉謂猛
者集事寬者亦未嘗廢事也然寬者民裕而懷猛者
民殘而怨為政何苦不求其懷而求其怨乎吾觀前
之所載若朱邑龔遂召信臣其所居見稱所去見思
沒則祠而祀之又子孫世世昌盛享爵祿無已若邛
都寧成王溫舒輩其罹禍逮其身子孫亦無遺類豈

非天道好仁惡暴其微亦可畏也今順昌得賢綜理
如此他邑必有聞之而自改者林公惠利所及不獨
百里也况行愈久而蹟愈著吾見朝廷擢大任貴顯
寵將自此始若其子孫之昌大則天理自然之報也
宗人曰吾子之言誠使為善者勸為惡者戒其獨吾
邑之人樂聞願書以貽之

潘氏世譜叙

自世姓之學微而氏族之源溷而難分而又更數大

亂故家譜牒存者十不能一二雖有仁人孝子之心
欲推其本于百世之上廣其恩于百代之下者亦將
何所從哉大田潘注述其世系與嘗聞于其父併討
一二同姓得其大畧將為家譜以傳子孫而來告予
予曰尊祖敬宗而收親睦族人道之大也治家之所
由始也古人甚重焉宗法不行漢以來猶尚郡望唐
亦尊世族乃有異姓妄相承者衆以為訛見人之良
心不容已也近代益不由禮法壻與甥及外孫為後

者何限皆由不勝婦人之見以自滅官府不治而風
化安為人之類將至于大亂矣使譜牒不明其將何
以正之按閩縣清廉里潘氏與懷安瓜山潘氏同宗
當其盛時宗族殆百人今皆絕而不續間有存者無
非以他姓繼潘氏一脉凜乎不墜惟注一身而已然
則子之為譜其可不益嚴乎子為譜由子而上直書
之宗族絕續可徵者據實而書之同族別居他所者
備書之有名字徒存而支屬不可尋者亦散而錄之

其有棄家為僧為道者不錄以異姓來繼者著其所
從來而後不錄則今日所屬將來可為潘氏信譜矣

送燕經歷入京序

歲強圉協洽江東憲徑歷燕君在閩臺臣以大兵南
下將臨江淮而閩浙兵力不足犄角燕君通達強敏
識時務且自江東歸知其地形人情及近日事遣如
京師請師因陳虛實利害事大夫多為詩歌餞行者
屬予叙之予不曉世故直據己意而言自古及今天

下之事莫不有其機得其機者事半而功倍不得其
機者事倍而功半凡有志而不可為者亦由屢失其
機而往者中原之亂朝廷嘗命丞相督伐高郵是時
天下之民引領而望王師者莫不以日為歲奈何間
言浸于其內詔書遽行於外王師既班民大失望此
機一失迺至數歲比者忠義奮烈剗平大難事已垂
集而功不終豈非天耶今丞相克篤忠貞以恢復為
己任事機之會良在此時燕君之行所請宜無不允

者然事有機亦當有本古人不以城池為固兵甲為
利者以民心為之本也海隅之民倒懸已甚生不自
聊而賦歛日蹙刑罰日滋朝廷亦思固其本乎使其
本固則無時而非可乘之機矣野人之見如此燕君
以為何如

王氏家譜序

河西古諸羗漢武帝時始置郡後擊逐而空其地徙
漢人實之唐肅宗起靈武悉召其兵赴難乘間為吐

蕃所吞後張義潮發鄆兵二千餘人往戍河西之有
中國人以此周廣順間申師厚為河西節度使用王
延翰等為將蓋中國人子孫也宋朝李元昊據之為
邊患寶元康定相繼用兵士有陷沒者遠中原為金
所併不能自還遂為夏人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
不服最後乃服世祖以其人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
兀氏俾附歸籍次蒙古一等其俗自別舊羌為蕃河
西陷沒人為漢河西而仕宦者皆舍舊氏用新氏國

家尚寬厚雖占舊氏不禁然能存者僅一二數若今
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先世齊人沒元昊者其
宗族在東阿陽穀甚盛國初附屬時其高祖即復歸
山東沒從其族莖陽穀曾祖從右丞昂吉下江淮以
功授武德將軍領兵千戶鎮廬州迄今又三世墳墓
皆在廬州迨君襲職乃冠舊氏名上一日出家謀相
示予觀其自曾祖以來皆著私名而以河西名綴其
意謂新氏乃天子所命而不敢違舊氏乃祖宗所傳

而不可棄故兼錄之所以尊君而重祖也噫世薄俗
漓人惟功利之趨而不固其本固有自毀其祖而冒
國藉以求仕之顯者安有既受賜姓猶不忍舍其舊
乎吾閱是譜不覺為之感嘆况其後世子孫能以祖
宗為心者乎推此心也以往孝在是也忠在是也節
義可為也功業可成也彼自棄其祖者使得觀是譜
而能動心悔焉庶亦可改也是譜以足為世勸也

魯客序

海幼時先君子嘗撫海言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土風
之厚吾將徙居焉苟不遂汝能承吾志乎海雖幼嘗
在念不忘比長獲接先生長者交海內名士太夫莫
不詢知其土俗其去意大決然丁內外艱情事未効
加以眷戀親戚懷故重新逡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
通矣如是因循又二十餘年而累愈重勢愈牽暇日
憮然以思曰昔吾幼無識時先人猶以囑我今有識
而及忘之乎自是未嘗一日不疚于懷懼或隕越無

以承先君子之志乃自號魯生或訊曰子自擬兩生乎予曰非也吾擇善俗率先志也吾取號有三吾將地魯而取其名也質魯又取其義也吾學魯仲尼之道為聖人千載之上吾師也吾雖百世之下學者也謂之魯生不亦可乎而吾又何擬乎又必以為不可將曰魯客志予未得及乎魯也今雖在閩吾客也雖道四方亦客也他日至于魯而止焉則為魯人而子又何議乎叙以曉或人

傅德謙復氏名字序

貴谿倪氏金谿傅氏二族所居地甚遠而累世婚姻倪嘗一支絕不立宗人以出為繼故傅氏嗣為倪五世矣有曰韜伯文者嘗病而疑叩于閩郡吳海曰韜之先本傅氏自高祖以來後于倪非倪也而冒之倪本傅也而不得為傅二者將曷從予曰按春秋莒人滅鄆穀梁曰取後于莒非其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夫是以辨族不可遷也宗以相承必同屬

也子復之曰高祖以來百餘年遷復之人必惑且宗人皆不欲而韜獨復可乎曰昔冒而今正人何惑宗人不欲子獨復何不可曰復之而後世不吾順奈何曰子為譜叙其由由高祖而下正之為私譜他日有能知禮敦本者必從子改矣曰昔倪氏以後託我今復則絕其續奈何曰子復故而為倪氏立後以傳氏女配之代雖遠而系不絕氏得辨而鬼有歸子勿疑禮無異姓為後者使天下後世有議子罪則在海也

伯文于是惕然悟曰吾子貺大惠其敢不承命既又請曰韜娘時父出外始生母命名崇德比謁于父父因之及冠母字之德謙後從師師乃更名範字伯文季父又改今名然韜亦嘗竊不自安予曰禮君子已孤不更名謂父不能知也名雖不善猶不可改况其善乎請復名崇德伯文謝曰名正矣然字無傲吾子遂易之予曰子之字命于母取義備矣夫德務崇而謙其柄謙者不自足而取諸人地中有山之象焉復

請字德謙以無忘母命德謙于是泣然涕曰昔吾母甚賢教子有方字名以義吾無識屢更今以子之言復之猶復見吾母受其教吾子之貺大矣請書以為朝夕戒

孫氏二子名字叙

孫氏二子愿忠從臨川傅先生學既冠先生與之字愿曰必恭甫忠曰必信甫而為之請於予曰吾子重有以教之他日有成其敢忘賜焉予謝不敏然不敢

辭夫恭者非取臯陶九德之目愿而恭乎信者非取孔子之言主忠信乎愿者質之素恭者禮之存愿雖純慤有餘恭則受人之益故愿必在乎恭也盡已為忠以實為信盡已則不欺己以實則不欺人故忠必在乎信也愿思之爾之質既愿乎抑亦有不愿乎愿矣亦恭乎抑亦有未恭乎忠思之爾之心果忠乎抑亦有不忠乎忠矣亦信乎抑亦有未信乎守爾慤篤爾貞毋朴而固敬以自治毋任情直致謹以德而非

是急也勉之勿枉己勿誣人發必自盡行無詭隨言
必可踐慎出諸其口忠也勉之夫人至親莫若父子
親則愛之則願其成人子生而被之美名所以望其
終身也世多以榮富壽考為名者其分皆賦于天而
不由于人若為德則由于人而不由于天僉憲公篤
厚誠實好善不倦不以在天者望于人而以在人者
責其子朝夕命之使朝夕自稱焉稱其名則思其所
以名先生又從而字以表其名使必有以成其名必

恭也必信也爾不究是豈不負父與師哉然以僉憲
公之賢為之父以傅先生之賢為之師朝夕親炙吾
見二子之有成也予與傅先生交善又與公相知愛
念其猶吾子故于其請也出盡言以箴

送傅德謙還臨川叙

予以學樸行方不同于時氣質頑鈍不能自改以適
時之宜既屢顛沛不悔則其終身不變亦可知矣吾
郡之賢者與遠方之來名士大夫有知其愚念欲開

之而辱與之游者不過數人焉其餘一再相見始雖
其心甚勤而終則漸踈非特其遠我而吾亦幸之予
之不材若是而望交遊之衆聞見之廣豈可得哉始
傳君德謙來自臨川邂逅一見即相愛若宿契是豈
無故而然耶德謙學古道不悅流俗其志與予同行
已合誼不顧衆人之訛笑其操與予同爵祿金玉不
役其心惟自適為樂其趣與予同讀書有得冥然感
于中精領神會端坐若失其嗜與予同閱古史撫治

亂得失之機廢興成敗之迹英雄豪傑之運用馳騁
大賢君子之經綸施設正人直士之淪落不偶讒口
佞舌之枉忠害善忠臣烈士之仗節死義未嘗不搏
髀拊案奮聲大快或長吁扼腕流涕縱橫其狂又與
予同也喪亂以來無家可復其窮又與予同也凡與
予同者若是其不同者幾何古人結交以知心為難
故有舉一世莫知其心而上求古之人下俟乎後之
人者今德謙與予同斯世而相知也願予亦何幸哉

德謙舍我而別予豈不自傷而又傷德謙德謙不可
留予將何以為贈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學無止法
古人所以孜孜斃而後已者蓋海平日所自屬請誦
之於德謙也德謙顛沛流離之際宜增益之深又何
待予言抑終不能無戚者所知既遠念不得相益
亦難乎其為情也言之不足故永歌之

傅君隘流俗舉步追古人古人去已遠斯道為荆榛
出門抱高志區區向誰陳十年江海上漂泊但一身

念我德不孤邂逅遂相親相知寧苦晚不覺逾三春
精微共討論議論發清新誼合然諾重途窮憂思頻
如何語離別使我意酸辛酸辛不在別欲留我何貧
閩水東入海楚山西入秦春波正浩蕩誰能知其津

梅花莊詩序

齊謹之別墅樹梅三百本花時瑩然素合縞積如水
林雪谷謹之結小庵其中吟嘯自適聞有幽人佳士
則必延致流觴賦詩焚香彈琴終日不倦率以為常

謂予曰是庵未有扁題曰梅花莊如何予曰清矣哉
主人之福也夫朝市彼冕之所興貨財之所集求名
與利者日趨焉肩相摩而踵相接惟夫山林丘壑之
間空虚寂寥世之遠聲利薄世故者乃能居之若賀
知章之鑑湖鄭子真之谷口司空圖之王官彼皆自
得其所而人莫與之爭今梅花之勝豈一人所得專
奈何攘之者不知其樂以與謹之專之然則豈得不
謂謹之之福耶謹之又就其深擇盤石之上將構小

屋堊以白作雪洞前引水為長渠然後莊中之景始
備謹之有梅花十詠士大夫能詩者率和之裒為卷
俾予叙其端俟雪洞成日使童子誦佳章予倚樹擊
節能發梅花一笑

聞過齋集卷之一上

聞過齋集卷之一下

送徐宗度序

予始聞建安徐君宗度之名而未識也其為校官來
三山予居村落不及交其後再至乃得相見丰神瑩
然議論通達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貫穿於為文
由先秦以下迨近作者莫不淹涵浸漬在其胸中隨
所擇為而發間出其所纂書皇王大訓曰古今帝王
之道與其為治之具盡在是矣經世鳴道集曰聖賢

之道載之言觀其言足知其所用心愚平日讀書過
有所契輒粹而錄之願以真西山大學衍義為未純
也以昔人所編文粹文類之屬為未精也故二十有
餘年用力於斯業而未成也將以貽後之人焉噫其
功可不謂勤其志可不謂遠且大哉夫古之君子有
志於世而不用則有所著述如荀卿王通之倫彼皆
抱其蘊而與時不合既不可裸然白諸人而未必信
願不得已援筆而書之以授其徒而後世或有取之

者至如蕭統之撰文選李暉之撰文輿之類則無不
得已而特其好焉者耳今君之所纂錄豈亦有不得
已而為之耶將無不得已而直好焉者耶避亂來山
中居與予甚近時則聞其所未聞予方賴君為益而
君遽然以別需予言予曰人生聚難散易當其聚時
之樂不知有別時之戚今別之戚不知別後何如也
君行慎自愛閣與建相接一水沂洄若登天苟沿流
而下則五日可至君別後乘興能如王子猷剡溪

千古風致否

送程伯崇還江西序

海齒未壯時日當世竊有陵谷之憂間形諸言聞者鮮不謂為狂人又三十餘年不幸而遂驗夫國之興衰係乎人一時公卿大夫隆虛飾外以苟容為賢附順為忠夸誕為高敏給為才詭誣為智諛諂為敬雖至儒者亦然使世之人踵之然慕效之嗟乎元之末造風俗好尚毀譽若是國之亡非偶然也予始以恫

直朴固見病于時及矚時之所為然後乃大駭知舉世之尚偽少適其真于是益自守不願與世俗交往年程君伯崇自翰苑出掌文臺邂逅一見竊恠不類乎今世之仕宦者及往來益深議論益密然後得盡君之平生君性冲淡靜而寡欲不能立崖岸坦然盡然者也然如是亦固為當世棄而能優游京師出入館閣與四方縉紳韋布交游雖不為所稱亦不為所病豈其中又有異於吾之所言者而吾不及知耶時

事既殊向之矜名者所守一切塗地而君流離困厄
不失平素然後吾之知君益信予以足疾不能入郭
且數歲矣交遊絕消息予亦不敢以音問及之遽聞
行李將返江西欲俟溪澣握手一別而未可卜惧其
遠而勤予思也故叙以贈

送吳生叙

予故有山水之癖自其為兒時已然侍宦行遊途中
遇佳勝處佇立不忍徙年二十常疾病一日忽夢登

蜀嶺斜景照耀俯視山川炫然若金碧回望東南數
峰謂是五老既寤汗浹而疾遂以瘳嗟夫人之癖有

若是顧夢而可少已疾乎每懷三山五嶽之雄江淮
河海之壯不得縱游其間然歷荒都廢闕靈壇壞址
古賢之遺風豪傑英雄之餘迹未嘗不徘徊徃來咨
嗟慨嘆或至使人向隅者今老矣視昏聽聵顛滿如
雪舍杖不可以步而此志亦衰矣而子方治北裝將
省其親有數千里之行來別復觸之而感懷覺向來之

癖未盡去子行乎哉子之行雖有數千里之勞而閱
山川風土之廣察古今時物之變以增見聞廣胸次
必有動子喜而興子悲者歸而語我豈不逾于聽夢
耶子行乎哉為我謝尊公別已久此心未嘗不繫左
右計公之念我亦然曷日歸來山月溪風尚無恙

林氏宗譜題辭

譜謀之作示不忘也夫人不忘乎祖然後能不忝乎
祖不忘宗族然後能親睦乎宗族孝弟之道蓋在是

矣孝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忘則孝弟興矣侯官水
西林氏五代時周奉節令文蔚肇居于此寔為始祖
奉節以下子孫昌衍文物彬彬然至于今十有六世
矣其十三世孫其重修圖誌立儀文詳具明白使先
世易以稽而後代有所守可謂不忘者矣抑吾於此
可以觀世德焉昔人有言德盛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夫祖宗積行累功能覆被其子孫至十世而不墜者
非賢不能也况十有六世乎子孫承其祖宗十世而

不墮者非賢不能也况十有六世乎况又有能表章
之乎夫能修其文則能繼其志矣能厚于家則能達
之政矣吾于某盖有望焉嗚呼勉之

覺是先生文集叙

古者文以載道非苟為空言亦非篤意于求工也漢
氏以來而文始涉乎技矣由司馬相如以濫靡之辭
飾夸諛之智舉世慕之相承至于魏晉六代而亂雜
瑣碎不勝其弊至唐韓子然後能反乎古逮宋歐蘇

而其氣益振盖雖與世升降亦在乎人之自為耳然
非俊拔聰明之士學問博洽識見精敏者雖畢其乎
生之力有不能至焉則亦可謂難矣國朝自程吳諸
公以來凡十餘人相繼擅為文章或號簡古或推富
贍或稱溫雅或宏肆浩汗或魁磊多奇或敦腴清潤
或恬淡淵永莫不各得其趣自成一家若公之文宏
健雅肆其叙事明繁類太史公其運意精深類柳子
厚其遣詞不滯類蘇子瞻其視國朝諸公固不多讓

或與並駕而爭進也昔公常與予論古今人文章上下予試問曰公乃自比何人公笑曰能為東坡乎是雖一時戲笑之言亦其內有所信而人不知者晚歲養疾山中屢言曩驅馳州縣時有所應酬多不出本意欲刪去舊稿而卒不可得公前後所
文輒錄
以貽予蓄之殆二百首遭亂失去今公家所存僅若干首間以公意刪其一二詩凡三百餘首皆豪宕道逸其四言益渾厚近古公才氣英邁不易出人下其

見諸政事已然而其文亦然然喜與人議論聞善則服則人不及也公名泉生字清源覺是其自號云

新安吳氏家譜叙

嗚呼吾觀新安吳氏之譜而得其二善焉其足法矣乎吳氏自居新安以來十有二世有曰天麟者以甥出繼于舅又五世矣在鄭則知其為吳也在吳則見其非鄭也蓋自天麟之出而吳緒不絕書既著其繼鄭之由又紀其子孫之名以系世次至于今未嘗廢

故權也得以有考而復之夫為是譜者不既仁矣乎
仁者不遺其親亦不間人之親權之復其故也其亦
仁者之心乎吾于是得二善焉夫異姓之不可以相
承猶馬之不可以繼乎桃之不可以續李也祖宗之
於子孫一血氣之所傳也彼以壻與甥外孫為繼者
亦曰吾血氣之所傳是大惑也夫坤道善成而不為
主非天施則地不生故婦人之族不可以承夫也奈
之何舉世安之而不為非也不亦祖非其祖族非其

族乎夫祖非其祖而自棄其祖族非其族而自離其
族此人心之所不安也奈之何舉世安之而不為非也
吾於是取焉者蓋取得夫子存羊之意亦孝弟之
不容已也嗚呼是以為世法矣是以為世法矣

楊徽字叙

楊文質先生與余交久而敬深他日見其孛子徽曰
吾兒魯鈍不能讀書嗣吾業又不能操耒耜服田畝
奈何厄于貧其終將以技食營錐刀之利以糊口乎

然既娶且抱子矣鄰里鄉黨不欲名斥思有以資其稱者幸因吾子謀之予視微朴以素慤以愿喜焉夫微者美也朴而不離其真素而不事于飾慤則自守也專愿則于人無競其質可謂美矣質美而後可以入道夫子所謂繪事後素者也微也由是日修其孝弟忠信焉夫孝者事親之美弟者事長之美忠者處己之美信者待人之美此內美也金玉之富軒冕之榮第宅之華服食之鮮則外美也內美則願爾有之

彼外美者得與不得固在天而不在人君子不以為美也請字曰仲美古者士之子常為士為士不足則為農又不能則從事于末其勢然也其守雖不同也而其行則無不同也仲美勉之他日使人稱曰慶元君子之裔雖貧且賤則固賢于人矣此予之所望亦而父而祖之所望也仲美勉之文質謝曰子之言實出我心請書而授之簡於是乎書

吳氏家譜叙

姓氏以別族類而已皆出于古聖賢之裔卿大夫之人晉宋以來遂分差次非法之正也閩自漢武帝時盡徙其民江淮而墟其地後入居者多四方之人亦不一姓矣水西高陞吳氏不詳所本始由行商至此喜其地遂居焉閱其圖由晁而下凡十四世田園自業資用饒裕至東乃從予學東外家與予同里閉異時予避亂常客于東東以同姓故稱予伯父予亦姪親之他日求一辭題系端予曰我先祖后稷以農立

國周公亦明農後世豪傑之士不見于時皆勤身賦畝之中古者農之秀為士士不足則為農之與士常相出入也吾以衰病無庸志願耕田而筋力不逮常以子孫落學不能事農為恨吾見子數世皆顯謹朴實藹然淳古之風非立本者不浮乎勤勞既久將有所發子其勉之子以同姓待我厚則待同宗當厚于我待其至親當益厚於同宗凡自是推之而已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如是則可以承先世之澤如是

則可以行方來之福東也勉之後世子孫亦莫不勉

潘氏族譜叙

氏所以辨族也族所以廣親也系所以原遠也自宗法不行而先王之禮廢民忽忘其本有能念先祖而厚宗族者蓋鮮蓋族衆則易踈代遠則易忘此常人之情不能自其本推之將見愈踈而愈忘也譜謀之作哀世之意也嗟夫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千百人之身由一人之世傳而至于千百年之世自千百

人視之誠已踈自一人視之則不踈由千百年舉之誠已遠由一人舉之則非遠且吾之所以望吾子孫者孰不欲其廣而不踈乎孰不欲其久而不忘乎何等而上之不及其等而下之也何待其祖宗之不及待其子孫也何其不能反而思之也譜之設蓋欲其賢者因心而篤之不肖者反求而得之有以企而及之也懷安瓜山潘得寧氏出其家譜求題一言予觀其譜自文振公以來十五世矣文振以上不著所

從來文振兄弟四人於倫為次一昆二季譜皆不及
獨記其所居地為詳有足考者茲亦可謂闕矣若其
先世宦顯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有女適人為宰
相夫人者其賢有學于朱氏為世名儒者抑可謂盛
矣傳世既久不能無顯晦絕續今之存者由得寧觀
之則皆踈且遠矣得寧讀祖父之書教授于鄉凡吾
前所云者皆將責之子也由子之身修之以親其族
人以倡其後人因以率其鄉人夫願不躓歟嗚呼勉之

送鄭訓導之古田序

百里之邑有學宮置文學一人掌凡學之政令招邑
之秀民子弟入學選經明行修之士延請為之師
治諸生講誦課業傳授而程督之其位雖卑而其任
則重教之尼行人材之成否率由是耳古田故為壯
縣提封之廣居民之衆邑里之華文物之盛蓋彬々
焉他邑鮮及也邇年凋弊甚矣聞皆不如昔吾鄙鄭
生以選為邑學師將行來別辭曰某也于學每見其

不足也今其可以教人乎予曰子之言善矣即子之言可以為教矣夫學至于聖人猶不自足也况衆人乎夫道無鉅細精粗無乎不在而實高且遠也惟非高者必自下涉遠者必自適也此為學之序也夫學能知不足則必力力則無有間斷而進不已進不已為則無高遠之不至也彼躡等驟進好高欲速者望道必不見為學必無成也子行乎哉以子不能足之心施于人使人人得子不能足之心以為學

使其志立誼明躬修學得則措之于用無所不可苟務外而不務內事人而不事己者不少有得為則矜夸侈大傲然自肆其去道益遠矣抑非君子之用心也因子之言道邑之諸生彼幸毋謂我老而言迂

魏氏支派圖序

圖譜之設所以辨世族定世次也古人甚重焉自離亂荐更故家大族能保而存之蓋鮮夫圖以著名必簡而易見譜以記實則備而致詳此圖譜之所以異

也然古人多稱譜而不及圖近世多為圖而不及譜
故其圖之所載雜亂繁碎遽覽之而不能識浮屠正
念奉其族支派圖為謁按其先姓魏世由玉融來長
樂為陳氏嗣子孫有知禮者乃復姓魏氏居桃坑十
有二世所記歷官娶婦女適某人生年若干卒葬某
所皆譜所宜具而非圖之法也既為正之而為之言
曰天下之物必有本子孫本于祖宗猶木本水原也
世代既遠而宗族益衆夫衆則易疏遠則易忘亦常

人之情也故蘓老泉著族譜引曰自一人之身分而
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而歐陽子曰人
而不知祖宗是禽獸也吾嘗重是而病蘓言也夫世
久而疏遠雖勢推情愛之不可忘乃理也如使數世
之後服絕己以屬疎己甚其相視遽可若途人乎詩
云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此情性之正也夫圖之設
正所以使人不忘祖宗也今魏氏居桃坑十二世苟
無是圖以徵之則行於道有不相識者矣况乎人之

子孫不能以皆賢之者固篤於親之而不賢者或昧
焉使觀是圖而知水本原之義知今日行道若將
不相識者自祖宗視之固無親疎亦將勉於親睦矣
是圖豈小助耶若正念既已出家毀形以從異教而
猶憊然念其親因林琦來請益見天理之不可泯
孝弟之在人心者無時而已也况其宗族兄弟在家
者乎正念又致其昆之言曰吾未嘗獲見夫子吾將
謀介焉其詞為有禮故遂為之叙

卓氏家譜叙

閩自黃巢之亂邑里丘墟田萊荆杞其居民往之從
他方來爰宅於此始為鄉井皆以豪右所居稱名如
黃岡三十六宅之類卓氏之來亦當先後此時相傳
由會稽入四明由四明來三山其來三山始居長溪
又由長溪分派于閩縣之清廉里與懷安楊崎之上
今所謂卓宅是也清廉楊崎實相兄弟同出長溪迨
今四百年始祖諱邁其間世次名字不可得詳累經

兵火譜牒失之今之所錄姑自耳目所及以傳信也
求予叙其端予惟譜牒之作古人甚重焉蓋使人不
忘祖宗也使人不棄宗族也祖宗本也宗族枝也枝
者本之所生千萬而實一也故宗族雖衆別居雖遠
服屬已絕音問不通相視漠然如途人一旦邂逅出
其譜而合為雖先後百歲其昭穆次第粲然可考思
疏者復親勢遠者復近豈非以譜牒之故乎此古人
所甚重也若卓氏之先垂四百載亦可謂遠也已苟

非祖宗積累之厚安能長久若是耶祖宗之所積累
非謂廣田宅豐貨財也謂孝弟忠信節儉仁愛脩於
身而行於家其餘以及後世也為子孫者當思祖宗
所以裕後之道勉而行之使世澤不衰而祖宗之傳
益遠益大彼三十六宅之後今其蕃衍昌熾不墜不
絕者尚幾姓邪嗚呼是可以有鑑哉

魏氏世譜叙

宋歐陽公著族譜用漢年表法蘓老泉取禮大小宗

為次二譜之法非不善然非讀書知古者驟而觀之亦難遽識不若他例之明白而易曉也魏氏先淳光人入閩首居福清後繼長樂陳氏是譜稱始祖者非始祖也由福清徙長樂之始祖也故稱始祖焉譜始于是者近而能詳也不錄福清者遠不能詳也地阻屬絕譜不相通欲係之而無由也必述之者不敢忘所自也吾之所以樂為之言者嘉其後陳而能復也噫彼陳氏棄其宗而立他姓魏氏亦棄其宗而後他

姓皆失之大者既又能復焉則魏不遺其先而陳自滅其後矣今世之姓氏混淆往來類此蓋十而五六使閱是譜而有感焉既迷而能復已失而能改豈非錫類之大乎嗚呼閱是譜者可以有戒矣可以有勸矣

林和字叙

禮樂人之大端也人非禮則不立非樂則不成禮非玉帛樂非鍾鼓之謂之敬也和也禮之不可易情之不

可變者也禮樂相資而禮雖不可無樂而樂必由于
禮蓋禮先而樂後也林氏子和既冠其父為之請字
于予予曰是子常習禮也乎曰未也然則吾將字之
曰敦禮夫禮者履也君子之所履也忠信其本義其
實也禮不本于忠信謂之虛禮協諸義而不協謂之
忒禮也者莊敬嚴畏勤儉恭遜而不與人爭也先
王以承天道渚地法管人情蓋得之則生失之則死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不可斯須去身也斯須不

莊不敬不畏不嚴不勤儉恭遜為則慢易之心生肌
膚不固筋骸無束不至于壞墜散而不止禮之不
可不重也如此禮之不可不慎也如此昔有子言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孔氏過庭之訓尤切
然則禮之用雖在于和而和之本實由于禮人不欲
學君子則已苟欲學為舍禮奚以哉噫世學不明禮
樂道喪人不為容之苟之則為朋比阿私顧不患其
不能和患其不由禮也不惟禮而惟和吾惧其流而

不知其極也其不為鄉之原人則為世之鄙人也者
幾希子敦禮哉子敦禮哉

孫幾字序

孫幾字景嚴其名與字始皆大父命之其父為之請
于予曰願有以發其義俾幾也勉思自力庶幾克承
大父之志豈惟幾也受賜將某亦有賴為予辭不獲
乃言曰夫幾兵器也古人內以自克而外以威下順
者也其嚴乎夫惟剛明正直果斷裁制用無不利而

物不能犯所以為嚴也若君子得之以脩己則貞固
而廉潔以刑家則整齊而如一以事上則忠信不阿
以待人則威而不怒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必先正其
本也昔孔聖之孫有曰幾君嚴者守節清苦議論正
直為唐名臣韓愈退之常論其德古人尚慕前輩或
取以自名若司馬犬子慕藺相如遂名相如意者大
父希孔君之賢將使幾也盡一以孔君為師乎孔君
之事載在方冊昭然可攷景嚴動必稽之他日不悖

於孔君則為無負于爾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之景嚴勉之

薛懷安文集序

古人文不苟作必根於理詩不苟作必止乎理義苟
或不然不如無作也懷安薛大夫予不及識聞其去
時邑中送者千餘人攀戀號泣不忍別既去有父老
數人持詩文一帙以來示予曰此吾薛大夫所作吾
謹錄之吾子不可無贊一詞予老耗且多病聚足不

出山將二十年于世事一不省乃問父老薛大夫為
人曰大夫惠人也其愛民若魯恭其處己若田仲其
施教若文翁其為政一以德化而不恃刑罰吾民賴
之若父母然其去而不能留也吾民安得不感哉異
時為政者不知盡職于己盡心于民惟務其家之肥
而視民若土苴故民之視之也其至猶盜賊之臨其
去若疾病之脫今薛大夫父母也吾得忘之哉言且
泣予曰信哉薛大夫之賢也不然何其民之愛之之

至是也視朱邑之于桐鄉庶其近之矣因閱其所作
其文信本于理其詩不徒發其情庶幾遠古之作者
而不為苟因大夫之言而見其心因民之思而徵其
德薛之賢不誣矣予所為序者欲使後人誦大夫之
文必知大夫之德也大夫名武字子威號雲壑廣陵
人世儒者云

送寧化訓導序

八閩惟汀僻遠其大民質素少文其細民勇而固吏

善撫之則易以治不善撫之則易以亂非其俗獨異
也教之施有弗至矣夫民知禮則不犯上知義則可
服使生厚則自愛往時為政者不知出是惟以禁令
法律為主民重不堪遂至無所逃罪非其民之罪也
聖人有言不教而殺謂之虐夫教治之本也學校風
化之原也教之道德以淑其心教之生產以立其業
教之禮義以正其俗教非徒文詞之謂也文詞之為
教猶禁令法律之為政也抑末矣夫民知教則良心

生教立則善人衆大家既服小民視之而化風俗無
不美矣生 溫柔敦厚之學而贊邑教人將信之教
之行有日矣于為政豈小助耶生勉之

思鳳臺詩并序

至正間尚書玩齋貞公來閩寓城西香嚴寺荒第中
得凸地為臺構亭其上以時燕息與其徒講學題曰
鳴鳳且自為文記之亦一時盛事也時異事殊屋毀
臺圯斷碑卧草中門人鄭桓昇歸瓜山鄉學後有小

丘植梧竹為懷其師而不能忘也名曰思鳳既為記
請予繼之予能恻然無情乎歌以寫懷併著桓之思
云 臺有梧其陰孔敷鳳不來兮奈何臺乎臺乎空
有梧臺有竹脩其如玉鳳不見兮奈何臺乎臺乎空
有竹昔之巢兮阿閣亦既下兮虞廷有止其集有雛
其鳴去世德而不返使我心兮悻悻登斯臺兮騁望
邈秋宵之冥々我思悠々日月其征騰焉斯臺憂心
如燈

薛氏家譜序

譜謀之作以親也人之親莫重乎父子兄弟自吾身而上推而至于遠祖而莫非父也自吾身而下推而究于百世而莫非子也旁而推之自吾之父弟吾父吾祖之兄弟至凡族人皆世世兄弟之次雖屬有遠近禮有隆殺而義無獨殊者由人之生一本故也世教不立人道大墮愚者昧於其理懦者安於所習不孝不仁者蔑祖宗棄親戚至有無子不立宗人而

以他姓為繼自絕其後而不悟不悔使鬼神不得敬其禮祀亦由譜謀不明故也薛本春秋諸侯之國後世因以為氏在唐時居江東者為望族今薛武世家揚之秦興其派出河東舊有譜而失之其可徵特自高祖以下故今以為譜首其間他姓為後者皆削而不錄或曰彼雖異姓而繼我既久難遽去之母亦別錄以附于後可乎曰不可夫他姓之人自棄其祖而來附吾之祖自撤其姓而來冒吾之姓亦可謂不孝

不仁者矣譜正欲其辨也而又混之是何不忍于他
姓之非親而能認于吾姓之至親乎彼他人而吾謂
之父子兄弟于心果安于理果可推乎今吾棄而不
錄使彼亦得及于其族豈不二者俱當耶噫附枝大
者其本悴異姓蕃者其宗危觀于薛氏之圖抑可懼
已吾子慎之嚴譜牒之法著人倫之義去異姓而革
其混清明本親以篤其恩愛則本本水源發茂流遠
宜自今日正譜始薛大夫儒者故以是告之使施之

於政亦可以正俗已

聞過齋集卷之一下

聞過齋集

卷一下

聞過齋集卷之二上

記

祠堂記

昔先君子常書積善於家以自命其在外亦書之在
器或書之先君子沒海懼其久而遂泯也用揭之祠
堂詔不忘焉夫善人所固有也生而莫不善天地之
性為性也發而為情亦未始不善也耳目鼻口累乎
欲視聽言動出乎已物我相形萬事相感利害相推

也日用醇醑之間有不得其正焉斯其為不善也反之而善非取乎外也存其固有者而已矣故雞鳴而起孜孜為一言之發必措一為之施必慎盡之所營夜以自考夜之所息旦而驗之造次顛沛不敢忽而况其餘乎夫莫高于天天者高之積也莫厚于地地厚之積也莫大于聖人聖人者盛德之積也然則君子為善可以有已乎哉抑古人有言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夫善惡之勢常相持也此長則彼消

彼長則此消善一日不積則墮一念不繼則怠成者易毀墮者難全甚可畏也海之以是名者亦惟先志是述將垂之無窮海之不肖敢不戰兢夙夜他日將見先人於地下惟是後世子孫奉承不替則海實大願焉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銘曰 人性至善出乎自然孰能安之其動也天衆人不能氣拘物誘本心既放遂失其有子孝臣恭夫正婦從豈人寔為惟帝降衷視聽有常言動有則一毫不順乃害於德嗚

呼夙夜敬之戒之勿繼爾敬勿興爾私欲勝則流私
勝則蔽怠勝則滅巧勝則偽人心孔熾善端寔微初
六履霜堅冰以之精致其知勇致其力纖惡不為善
乃可積：日為月積月為時三百六旬積而為暮積
縷成杼積粒成廩縷粒或遺于積矣取父積遺子祖
積遺孫：亦有後來昆仍雲凡是衆善皆我固有匪
為人積曷其不可已則不善又以加人不愧於心不
畏於天恭惟我考垂言立則爾不能孝爾罪罔極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嗚呼
可不慎與

後記

海既表積善于祠堂仍扁其外扉思孝 奉先者必
遵訓也古今人累金玉廣田宅遺子孫卒皆不能守
惟有善者常有後焉夫祖宗積善自所當為耳而善
之福乃及子孫子孫積善亦自所當為耳而為善之
美有光前世此祖宗所望于子孫而子孫必體祖宗

之心乃以為孝非曰享禮之而已夫孝而后能饗其親故合天道之宜因時物之變中心怵惕而悽愴思之不忘誠極而著烹熟羶薌奉承以進慤信愛敬盡禮而不過失為鬼豈有不饗乎不然則宮室雖脩服物雖具豐盛潔潔牲醑酒清而孝不至為神或吐之矣夫古人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祭之日樂與哀半大事死如事生則忠之至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則愛之至也樂與哀半則思之至也夫

古人之祭如是乎故夫祭非難也忠愛之為難忠愛非難也思為難思非難也孝為難將入室者必視斯扁知生理之本直不善不可以為人念祖訓之至勤不孝不可以為子日夜思進於善焉則上可以承祖宗而下有以啓于子孫矣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嗚呼可不敬與銘曰維父與母實生吾身吾之所生子孫至親曾是話言莫匪至教曰善與孝順天道爾亦有子爾亦有孫有不能孝爾心豈安積金道

之易散難守良田美宅寧數世有書不能讀積亦徒
爾惟善固有孝可動天爾不媚天將胡媚與明之祖
訓是訓是式祖宗有善爾世之積凡百子孫敬之無
斁

獨樂千古軒記

有以足于中無待于外裕于己不求于人則心逸體
順神融而氣和樂之發于中如飲者之醉食者之飽
充然陶然可以自喻而不可以告人也若嗜利者以

貨財為樂耽祿者以勢位為樂彼內實無有而恃物
以矜不得則戚得之而惴之焉恐失之樂果何自而
生邪乃至老釋之徒遺形骸絕聖智亦姑足解外膠
耳惟君子能全其性分所有而無私欲之蔽日用之
間浩乎天理之流行事至物來應之不勞隨寓而安
無入而不自得昔吾夫子飲水曲肱而樂在其中顏
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後世學者不能以身體之知
其所樂為何事獨孟子言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而韓愈亦云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
不愧心發揚明白聖賢之樂如是不其至與江東傳
崇德好學篤志慕聖賢之道挺然自拔于流俗所居
軒題以獨樂千古間謂予曰是崇德所自命友朋有
欲為記且銘者崇德辭焉敢請吾子予曰夫君子之
樂將與衆也而君以獨名生斯世也而君以古名何
怱然與人悖哉我知之矣君之志非不欲樂與衆而
同斯也世顧衆人之樂與君異而君亦與衆異之不

可以苟同夫烏得不獨哉觀斯世不能與同游心于
古之上求與同者而得之夫烏得不于古哉且君常
學易矣觀陰陽之變萬物之化古今往來治亂相尋
聖人所以醇醑萬變者如彼所以洗心退藏者如此
兀坐軒中焚香展卷觀其象而玩其辭終日與聖賢
對不知一世之樂有易此者乎衆人之樂有若此者
乎否也於是傳君作而曰唯願書以為記

改軒記

宜春夏生請于予曰敢問為學之道予曰精知而力
行之曰知有不逮繼可以進行有所失則當何如予
曰改之改者天下之大善也成湯以大聖而不吝改
過遽伯玉屢察其非而至於化仲由喜聞過令名垂
無窮古之聖賢猶爾况後世學者乎故改者天下之
大善也不改而遂失天下之至惡也非遽為至惡也
消_二可以滔天星_二乃至燎原故不改者天下之至
惡也然人孰肯受天下之至惡哉試以號于衆曰子

徒欲為天下之大善邪欲為天下之至惡邪則孰不
慨然怒曰是何薄我若是且孰不欲為善人乎試常
察之則其所為已多不善猶怨人之告已也宋趙康
靖公嚴于自治常取黑白豆二器寘瓶于几土每行
一善即投白豆發意一不善即投黑豆數日較之初
黑多後適均又後黑絕無矣古人之重改過若此夫
知其不善而日_二改之以至于無可改豈不為大善
乎不知而不改不明知而不改自棄自棄者不可與

言改矣况念慮之微方發于中有善不善惟自知之
他人不能與為力也然知之誠難知之精在乎窮理
而已子試點子之心而觀古人心以古人所行驗
之子之所行合則由不合則改予觀孟氏答陳賈戴
不勝之言則改之明戒也夏生瞿然曰謹奉教即日
以名其軒併求書此為記予因作二通一以贈夏生
一以傳聞過齋自警

淡軒記

天下之味易牙能辨之而易牙不能嘗于無味非其
精有不逮非口之所接也無味者天下之至味也顧
得之者鮮矣傅君德護介持清簡有志古人淡泊之
道每憤流俗汗濁欲潔身去之脫埃壒御冷風教遊
乎太初無極之表特病口不能絕粒臂不能植翰耳
所居軒名獨樂千古不理于口改名淡軒復請記之
予曰嘻夫所謂淡非吾所謂無味者乎天下之物皆
有味而皆無味惟道無味而深有味所謂至味君子

淡而不厭是也揚雄云大味必淡然非易牙之所嘗也人惟德不勝欲而為世味所奪故失其自然有能洗心濯慮使方寸湛然理義以為之主則道充為富不待夫萬鍾身安為貴無藉夫五等蔬食惡服不與易文繡膏梁湛然此心淵乎止水隨流而行遇坎則止窮不為悔達不為喜而天下之物惡足以動其中哉視區區勢利之徒忘身以殉慾決性命以饗富貴者猶蟻蠓之慕醯蠅蚋之甘醢誠不知其何味而又

何嗜然既謂吾淡矣又孰敢與之語味哉若君推志冲淡知用不諧于時覺天下之物為無味而獨沈酣乎理趣咀嚼乎道腴怡然自處栖遲偃仰于一榻之上清風時來振膝吟明月入懷引盃孤酌今來古往遽然一客意到無語興軒相答問軒比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謂何軒曰諾遂書此以為記

潮州三皇廟記

潮州督守王公那木翰以書來言曰吾郡三皇廟舊

在澄清里燬于火十五年矣屬時艱虞戎壘在野郡
邑失守民莫寧居自翰來此招集懷拊惟民事之急
未遑及也既二年矣念祀典所重循是不舉大懼失
職乃視故址隘陋規欲改作既度地城西隅合材庀
工成有日矣推殿廡門庭堂室齋廚之位悉如其舊
而制度深廣加焉聞古者宮廟之作皆有述也子其
為我記之海竊惟洪荒之世有不得而考者矣自伏
羲神農黃帝氏作其實始見于經易大傳著伏羲氏

畫八卦神農氏作耜聚貨為市黃帝氏垂衣裳

制舟楫牛馬杵臼弧矢蓋其聰明神智首出庶物其
開物成務神化宜民無非因天地之道以立人之道
因天地之利以興人之利益萬世之道原系為萬世
之治原出焉方風氣未開生民違禽獸不遠微三皇
氏繼天立極使五帝三王之治有所承則天地不能
以自立嗚呼大哉昔周外史掌三皇之書漢孔安國
謂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而後世無傳焉夫

道尊萬世者享萬世之祀位高天下者受天下之奉
萬世之祀非徒有天下者所得與焉者也若三皇道
與天地並功與造化侔維祠宇遍天下曷足報其萬
一哉自古聖帝明王前代罕列通祀惟肇迹之地有
祠唐天寶中始制立三皇廟于京師有司以時祭饗
元有天下乃令郡縣立廟祀用春秋二季然使醫學
掌之取歷代名醫從食于廡下亦有所不講也竊意如
唐制天子親致祠焉則于禮為至庶幾一人有得師

師之實而四海蒙佑神之化頌不遑歟然豈草茅所
得議哉乃今多事之秋列郡生靈憔悴已甚而王君
獨能緩刑薄賦以蘇民力修廢舉墜以崇祀典興是
役而民樂之則其政亦可嘉也

游鼓山記

福為八閩都會上四郡皆山地勢局促不能廓以舒
下皆瀕海風氣疏蕩不能隲以周惟是州處其中不
蕩不局得二者之宜環州之山惟東石鼓為最高能

興雲雨蓋州之望也歲乙巳九月十五日郡人黃伯
弘約予與廣平程伯崇建安徐宗度自河口買舟順
流而下抵白雲寺時日已西過東滌石橋覆以
亭流水出其下潺湲有聲沿麓稍登澗鳴在左荔陰
團有大石可坐近里許有亭曰乘雲近亭有竅泉
行者掬以飲又里許至半山亭後少豁俯瞰山下
又里許閣曰圓通憇焉閣外疎竹斜映倚闌平睇江
流二道如白虹游龍縈帶長洲靡焉而東趨漁歌互

答西山凝暉碧翠異狀前登嶺路景射人背轉而右
見竒光玲瓏節林若金色點綴樹上如花嬰條如果
有葉華彩相映瑰麗不可名狀玩之久而後去又轉
而上皆幽林清樹半里許夾道有小松曰松闕日已
下山暝色將歛促行度此表曰全闕第一峰下阪皆
平途左為矮垣迤連寺已昏黑訪法上人宿于超
凡閣明日逗寺右行蔬畦間度松林二三百步入叢
篁中徑旁小竹微露綴其上如珠時滴人衣覺清爽

出篁竹皆微蹊二里許登小頂峯，直寺後下視殿
閣若騎其尾西望郡城列雉數千市廛闐闐雜沓鱗
次麗譙浮屠臺門府寺釋老之宮揮霍崇麗闐出其
間州邑之雄可為罕儼舊時村墟野落化為瓦礫之
場而居者鮮矣由小頂而上又里許近大頂使僮僕
行前伐灌莽披荆棘擬步而後可進若是二百舉武
少轉而南然後造乎劣削之顛行者盡疲人以意擇
石而坐午食畢迺拂石刻觀晦翁大字讀沈公議銘

摩挲徐鹿鄉請而記：漫以乃可辨時空晴景明萬
象呈露幽竒詭異不待搜剔自來獻狀使人儵然而
塵慮消澹然而情境融極目西北諸峰若數百里攢
者驚者凌者闕者攘者赴者突者造者特立獨出者
齟齬列戟者西南諸峯若雲矗波湧若牛羊驅若車
馬馳近至數千里之內皆周旋徘徊頓伏安帖間之
以溪壑流之以江河蓋自劔邵來者至水西旂山而
止自汀泉來者至水西方山而止自建來者至是山

而止若夫建劍汀邵之溪合流至于洪塘分為二江
南通石頭納永福之溪與瀨溪出西峽北過新步亦
分為二又合而至于長隄迤與西峽江合過石馬下
洞受長樂港與曼港出閩安鎮而入于海東南彌望
浩蕩不可極遠至于流求之國近而梅花南交諸島
咸在五步之內自永福閩清長樂以至福清之境歷
歷可見為迴眺附城諸山前者若迎後者若隨左右
環輔森列若大將之治旅尊嚴閒暇部位整肅而不

亂南州諾山若鸞翔鶴翥丘垤壘々若子之在枰耳
滄溟無波上下同色輕颺徐來緜緜千里潮落渚出
平沙衍迤蒼鳶白鳥共下齊起日既暮迤刊木為堂
束薪為門薦蓆以莽綴樹張幄寺僧持雞黍來餉亦
共宿焉中宵露零月色如午剛風忽起陰壑雷動出
而視之立不能定五鼓愈甚衆相與捉衾聯立東望
扶桑以候朝旭奔星四馳四面相射有玄雲橫亘在
海面高四五丈不得視其初出之景須臾日上已高

山烟水靄倉茫遠近隱顯迭出恍然如畫圖中又一
奇也露晞下山至寺已近午出寺左遊靈源洞石磴
垂梯兩崖崇墉通以石梁白雲亭其上坐稍久洞谷
生風時來襲人起觀蔡君謨書有奇石立道側若甲
卒號將軍石於是履危棧度石門朱晦翁題名趙子
直詩抵天風海濤之亭極焉孤撐崦巖憑闌歛墮川
分谷擘江面如沿險絕清曠遂兼得之盤桓至日晡
誦楊志行古篇還宿法上人禪房又明日復登超兀

閣伯崇題詩閣上觀王氏賜神晏書乃歸是遊也比
之常觀蓋不侔矣夫升培塿者隘一方陟因阜者薄
百里迺今縱目力於霄漢納溟渤於胃次晦暝晝夜
收拾舉盍豈非所處者益高所見者益遠所造者益
深則所獲益富古人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
下愚雖不及窈冥會之矣嗟夫山川萬古世變無窮
景物雖同人心異感是游豈徒登覽之娛有以散其
憂愁拂鬱之思發其豪宕雄逸之氣重其治亂興亡

之感而峴首之悲牛山之念仰止之慕雖吾四人者亦詎能盡同也且是山昔人莫不登之近百年來人迹罕到自余始登命樵夫為導亦不知其路乃緣壑徑上顛踣者屢而後得至其所忽得舊路循之而下果達寺蓋宋時所闢而僧除之始絕頂皆短荆無林木今可張幃矣始寺外多數百年古樹今但見新植矣向余始登幾三十年重來二十餘年與伯弘來亦十五六年今復得諸君游此而予髮種々矣因刻名

山石而記其詳約後遊輒復紀之較方來尚幾遊也

永思堂記

吳元育于其居室之東闢一室以為祠舍垣墉周嚴門庭邃深清闕靜幽宜神所居祀其先由高祖而下至于禰揭以永思求予記之曰願聞所以啓予衷警予情勸予後者庶幾是堂賴以不廢予曰悲夫夫居是堂者皆子孫所欲孝而不可得焉者也欲孝而不可得焉則其思將何已乎言之而無與接視之而無

與存聽之無與傳也夫安得不思乎定省無所於施
溫清無所與時出入無所告行無所受命也夫安得
不思乎至於霜露降而天氣肅春而濡而時物變思
之不能已而將有事焉齋戒潔清以致其誠笑貌聲
音志意嗜欲不絕於耳目心思然而彷彿乎
有聞入室之日晷蒿悽愴冀其洋洋乎在上也苾芬豐
潔冀其食而勿吐也已祭而徹將餒而疑知神之享
不享也夫安得不思乎夫祖宗之於子孫苟可以享

之無所不至子孫之於祖宗不過報之祭祀而已祭
豈足為孝欲孝者惟在於思乎思承歡之無從而精
意以致享思聞教之不復而至以自脩為善必果
思以為親榮見惡必避懼以為親辱當事而思當食
而思當寢而思終其身而思之不廢乃所謂永思也
若是者可以登此堂也不思者不孝也不孝者不思
乎於是堂乎奚有於吾言又奚有

慎德齋記

貳憲吳公謁宋潘先生謙之家祠覽其裔孫得寧讀書之室題之曰慎德而求廣其說于予予曰慎者德之基君子無不慎也然德有凶有吉夫理出於天而具于人心至善而無惡純一而不雜者為吾德肆情而蕩逐物而不返暴逸敗悖者為凶德頽皆謂之德則為德者其可不慎乎大驅車千里慎于發軔舍矢破的慎于審機行慎於陂言慎于誕意慎於妄動慎于禮取慎于義由衣服飲食威儀之間以至于貧

富窮達患難之際無一而不致其慎者無一而不係于德也故慎終如始慎小如大非徒慎而已又必由學為學則致知則知所擇慎則致確則任所守此慎德之要也以生年富才俊欲為訓詁詞翰優矣吳公念于儒先之後將使不墜其緒故書以贈生生其勵自慎也昔先生受學考亭其親脩之目親得之朱夫子生於室求之有餘矣奚予足徵

烏稷堂記

金華杜梁叟以醫鳴來閩中予與往來三十年矣始
治詩脩舉業見世之仕者類不能及物嘆曰仕而不
得行志焉用仕曷若醫以濟人為得行其志哉乃舍
其舊而為岐黃之言得鍼灸之術於竇氏之人梁叟
又能以儒者理致斟酌而廣張之由是其所契益精
而所用益神予素多病前後謁于君無不驗凡士大
夫縉紳四方之人來求門如市舟車之迎駢集於巷
渚貧民伺君出入巖道上君悉為治之無詞色難者

故其所至老稚婦女莫不望而識之咸稱杜公云他
日予問梁叟曰君術何以能若是其妙也豈亦有說
與梁叟曰人者天地陰陽之會天雨露風霆地山川
草木水火土石人九藏百骸天四時寒暑溫涼地高
下燥濕人喜怒哀樂飲食起居莫非陰陽而已夫得
是氣以生亦由是氣以病然病有標本有上下有內
外有奇恒吾切其脉視其色察其神氣形志審其陰
陽參伍相合而知其所舍而又揆之於天度之於地

厭之于己而後行之或治其俞或治其合或治其經
井榮谿谷之分筋骨膚肉之部四時之施各有其當
九鍼之用各有其宜虛者實之盛者微之暴者奪之
脆者堅之不足補之有餘折之奇之偶之緩之急之
上之下之順之逆之止之反之吾治極于一然隨應
而動此吾之所以用吾術也曰然則何為若是其妙
也曰不知也吾之書曰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
冥莫知其形見其鳥之見其稷之從見其飛不知其

誰吾守吾法而已雖至其妙吾亦不自知也以子之
言吾將名吾堂曰烏稷子盍為我記之予曰諾哉夫
道之與事固未嘗相遠也吾聞古之人有善沒者其
出入去來若神人請其故曰吾入也以忠信吾出也
以忠信故吾雖沒猶出也雖出猶沒也吾不能神亦
不知吾所以神噫杜君之醫之妙其猶古人之沒之
神君且謂不能知則吾何從知之惟忠信則吾所
信而君亦自信也忠信所以至於道也何獨醫哉書

以為烏稷堂記系之詩云 人之有身備乎陰陽陰
陽不調疾病乃傷謂醫之良非有他伎審疾所在去
之而已粗工嗜之不知病機九氣既亂七疢皆迷病
之所生至微至渺萌芽弗絕乃至焚燎良醫明之見
入秋毫制其病 使不能逃防之未然測之未至或
迎或隨舉違吾意粗工究之代和召凶瞿之閃之暮
世則同古稱良醫神聖之巧嗟惟杜君亦造其妙其
妙如何妙不可名答如影響視在杳冥冥之期若

神彷彿中心獨悟口不能出稷之其稷烏之者烏不
名君堂名誰堂乎

鄭公渡記

閩上游四州之水從高赴下既匯于洪塘遂經臺山
帶郡城以東其別流則南循方山而會于長隍臺江
古稱險連艦為浮橋以濟行者延佑間始創石梁水
道壅遏少有淫雨則暴流汎溢黃岡以上百里皆為
巨浸懷廬舍損禾麻無歲無之而其勢日趨于南蕩

突激觸鬪噬齧江面益廣舊時臺江之險悉移于此
水西水南諸步視為畏津而新隄陽隄實當江流迴
幹之衝又有隧風不時摧折帆柁舟人相語為戒並
岸強獷之徒植黨專濟他舟禁莫得行要利不如意
則詬辱百端扁舟葦如坐客俱滿至不勝載而後發
少遇風濤率多覆溺前後不可以計至正二十五年
秋九月十二日舟覆新隄同死者一十八人餘以救
獲免海北二憲鄭公適寓瓜山聞而閱之白大府取

巨木百章營二舟募村疇之習于水者操之一自白
苗濟陽隄一自隄濟陽隄置田二十五畝以給操
舟者之食不足又將勸好義者益之舟既鉅無倉猝
之虞濟甚利無邀阻之患由是遠近之人往來者莫
不權竹鼓舞而誦之曰江流颯々孰濟鄭公我往我
來日惠我無窮又曰湯々江水其深不極脫我魚鱉
就我几席匪舟也車匪川也途公功不忘也且于是
凡咏歌之人與鄉人父老咸來告于予曰吾儂居水

濱不能去舟楫然數十年間陷危者屢矣哀溺者數
矣異時舟人怙利且忍視人性命若土芥然雖衆疾
之而不能革自公建義渡以來居人絕行者之憂行
者如在家之安獨彼喪其利朝夕懷快々心累謀所
以害而奪之者微鄭公之力其蔑有不廢者哉夫安
其利者烏知去其害之難也請為吾子記之然鄙人
不知故聞昔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溱洧君子非之毋
乃以公譏乎予曰不然夫子產相鄭國方秉其政而

涉人國邑之內於政誠有關故君子非之若公持道
他道政不得行於此一觸耳目所聞見遽興惻隱之
心不能極之于先將圖免之于後蓋仁人君子之用
心也夫田之薄不可以不增舟之敝不可以不葺公
之心猶有望于後之人後之人抑豈無公之心乎使
後之人無公之心則人之思公愈無已衆又曰聞古
人有所建置而利不忘于人人多以其氏稱之若白
公渠萊公井蘓公隄李長者陂之類願刻石表曰鄭

公渡則如何予曰宜衆咸曰諾遂為記公名潛字彥
昭新安人其居官有益於民者類意為之所在時見
稱云

種德堂記

水南蘓氏以善稱于鄉三世矣海于蘓氏識其父祖
子孫四世矣珠浦翁簡直好善樂周人之急小浦先
生廣其德心遇人有疾病患難窮困其濟之之力殆
欲忘其身者而家以是貧德如生自髫髻有知即習

所聞見而安之以故人咸稱蘓氏之積善三世聲聞
聞于旁邑人皆信之無異詞蘓氏舊有堂名種德屬
予記予惟古人于宮室器物凡命名取義必以自儆
近世率為賁飾而已有能因名究義飭厲而力行之
蓋寡若蘓氏所謂種德云者其可謂身力行之名實
相副而不浮者與夫德非自外來也得之天我固有
之也故自吾之愛親慈子而推之以及人之老幼吾
食而閔人之不食吾衣而念人之無衣已安而不忘

人之危若其惻隱之情出于天性隨寓而發非以納
交要譽于人求報冥之于天也然天道無感而不應
人道無施而不讎顧為德者不可以是設心而已蘓
氏之樹德已久感者宜應施者宜讎則將在其子孫
夫承二德之後不可以不謹也德所以承德也不德
所以墜德也生勉乎哉夫恩惠及人德之餘也孝悌
忠信仁愛誠實著于身德之本也而祖而父之所種
皆自其本推之也夫祖父種德于前子孫繼德于後

廼所謂能子也生勉乎哉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又云譬猶農夫是穠是藂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請以
是為種德堂記重為之銘曰 天降民德五常其全
匪我獨有于人則偏惟人之發于心則先推以及物
寧不為賢有靈蘓氏其心塞淵周貧恤患濟弱扶顛
曾是三世而不倦焉爾心如種人心如田爾種爾執
不求其年人事之積必格乎天善繼勿墜嗚呼勉旃

游黃巖記

水南之山最高而大者方山山之陰有峯隆然逆馳
而西曰黃巖望之特尊歲大旱鄉人必禱焉自予往
來三十年凡方山之勝皆飲覽之惟黃岩僅兩至焉
丁未歲杪避兵來此思復一登而淫雨兼旬戊申改
紀人日始霽山路泥滑未能即登也越五日乃得游
焉登自前山之麓山皆荔枝無餘木巨石羅薛綿絡
可愛出荔陰入松林憇妙峯小菴直西南古靈水
西龍湖諸山帷幃屏列望清溪一勺水可注尊壘澄

江帶如縈過山右水南村落人家可辨良久僧給山
泉煮茗甚佳出庵徐行草徑委蛇徑旁茆葦無復林
樹又循岡而進乃抵黃巖之下巖高十數丈袤不啻
倍之壁立陡絕鄉人祠張道者依巖結構堂室樓閣
軒檻周廊複道瞭屬制度雖狹而寢食燕居臨眺之
所具焉屋與巖相度景與地相宜前山低橫有若戶
限郡城遠出其北連山周遭大江迴繞烟雲吞吐飛
鳥往來上下蒼綠紫翠間濃淡之相施遠近之相涵

皆于戶限外見之亦足以賞心而娛目矣下山復至
庵中設食步斜景而歸自前山至巖下約四里凡石
憩者六草生者一班荆而息者再同行六人皆文雅
談謔笑詠是游各極意而登降不知疲焉豈獨忘其
患難羈旅之為適哉記之以冠賦詩之首

悠然軒記

丈夫出處不失大節至於流離窮困而能隨所遇而
適者非其中有所得必能以理自遣者也古今達人

賢士莫不由之元有天下垂及百載末年士大夫心
術不明風俗偷薄凌夷波委以至亡國其高風遠識
如國初劉靜修先生其次如歸公彥溫不一二人其
竭力死義如余公廷心李公子威者亦不多得予常
中夜竊嘆丁未之變計吾平生所知其為人者曰行
臺侍御史沛郡韓公前閩省郎中魏郡某公潮州督
守靈武王公茲三人者其殆不失節乎既而韓公果
不辱以死某人者進退不遂而三君浮海徃交占不

達屏居龍泉之上謝絕人事與樵夫牧豎為伍室南
有山如覲佳客間指謂予曰吾屏居無聊惟終日與
此相對使人意定神怡樂而忘倦吾將竊取陶淵明
詩所謂悠然者名吾軒予其與之乎予曰與君侯哉
然則予無為我記之予曰諾哉夫心有所係皆投于
物者也役于物者顧無時而樂求之即：必持之戚
戚得之揚：必失之張：嗜欲少者天機深嗜欲多
者天機淺夫淵明晉之高士知時之不可而去之與

世相忘久矣彼其外物不足以動其中故無欲而自
得方其采菊東籬之下悠然而見南山：川能令人
悠然也悠然而見山耳故靜而觀之見其安然不可
動之象為見其蒼然不可犯之色為見其四時朝夕
晴雨晦明隨時隱見終古不變之意為是皆有契于
中其趣因之而發初不待觀夫崔：巖：者然後為
有得也嗟夫開闢以來乃有此山獨淵明得其趣今
君侯又得其趣山之與人其相遇豈不難哉淵明往

矣君侯之繼淵明者尚未艾也神交契合夢寐將或
見之龍泉之溪其水清泚山有佳者若茗可瀹可羞
予不憚煩來與君相對茲軒之下君食秋英之秀色
我倚白石之商聲時咏歸去來辭招山靈而聽之

友蘭軒記

宗姪克成以友蘭字其軒請予記之予曰美哉蘭夫
蘭有三善焉國香一也幽居二也不以無人而不芳
三也夫國香則美至矣幽居則蘄于人薄矣不以無

人而不芳則守固而存益深矣三者君子之德具焉
夫君子德修于己惟恐其不成其成又惡其暴著故
始若虛終若愚敏乎若不足浩乎不知其有餘善實
內充而英華外發用則以及物不用遯世而無尤昔
者吾夫子傷時不幸鼓琴為猗蘭之操楚屈平作離
騷引蘭以自况若是乎蘭之足重今子將以為友豈
特愛其素枝紫莖綠葉青々者乎夫先風惠日暢其
和明月白露耀其清嚴霜積雪厲其貞階庭深谷所

寓不同而其美自若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然則子與蘭居不猶入善人之室哉子善友之其以
蘭為益友四時朝夕撫其榮挹其華攬其實玩其美
之無斁感于中以自得至于久而不聞其芳子友蘭
乎蘭友子乎聖人有言德不孤必有隣將使一鄉之
士化于子以至一國之士皆願友焉其機括良在于
是克成勉之

知止軒記

天下之福恒生于無欲而禍每起于貪者無厭無
厭則不知止不知止故禍必恒隨之然自古及今相
接于目前而不戒豈人情不安福樂得禍哉由不能
止其貪耳邑人某年少為郡府吏有能聲一旦忽然
悟曰吾親老不能養願為是役乎即棄之去郭南
三十里居為䟽圃鑿池田園自適又創小軒以時燕
息環植花卉奇果設几案琴書筆硯客至焚香烹茶
酌酒賦詩為娛友人名其軒曰知止予舊識某比年

因臨川傅德謙往來益熟暇日至軒中某請曰願得
先生一言予曰諾哉世之言知止者多誦而不能行
者也子能行之則以名軒可哉夫富之與貴人孰不
欲而有命焉烏可貪天以求必得而不得則歎乎珠
璣犀象兼金大貝產于海外蕃夷之國去中國數萬
里舟行千日而後始至風濤之與凌蛟龍之與爭嗜
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不止也幸而再
遂則大富又幸而又再遂則不勝其富矣而不止撞

檣析拉于浩洋之中骨肉充委於魚鼈之腹故無待
乎止矣高官重爵大圭長組朝廷懸之以待賢俊功
能王公之尊嚴卿大夫之布列未易可造次也慕祿
者必趨焉傳會投合鑽刺攘竊幸一得焉可矣再進
焉過矣愈進矣極矣彼德不離乎位才不任其局廢
事曠官折趾覆餗小為刑戮之加大則誅夷之慘故
無待乎止矣噫行不知徐必蹶而止食不知飽必飲
而止飲酒不節必濡首而止小事尚然况大者乎老

子曰知止不殆故知止者無時而不可止不知止者無時而可止無時而可止必至於進不可退不可欲止不得其止噫少而不知止者猶望于其壯而不知止者猶望于其老世固有自恃其智老而冒利不已豈不大可哀哉予喜其名軒之意與予合為記之

歸帆樓記

董可以結小樓于其居之左廣度四几邃布兩筵宇可以仰檻可以隱促席合坐可容十人流溝出其下

老樹蔭其上橫江前陳洲渚間疊連峯逸秀環映迴合樓雖狹其景勝矣曩予嘗一二至焉比來請曰某樓既名矣未有賁也予曰何名曰間者常因友朋從倚遙空明景霽澄波油如颺風徐起數帆自遠而至過于茲樓之外衆賓咸樂舉醞相屬顧謂斯樓得無託是名乎遂題曰歸帆幸先生有以發之予曰諾予少時常涉海矣觀其茫乎無窮浩乎無垠決潏滂漫嘯吸變化凌騰鬱怒顛倒上下將遊神乎八極之表

鴻濛之始與虛無為友遺世而不返也逮其浚乎淵
澗渙之乎波之輕舟緒風一趨百里其靈異詭怪雖
足以憚心飲目而震愕之餘悔亦生之迨夫揚帆來
歸櫂夫唱聲施師幹機風兩指途濟雖未屆而喜可
知矣今復覩是思往事如在目前嗟夫夫天下之至
險者莫若水而善負者莫若舟碩水能乘舟亦能覆
舟是語里巷所能談道者也至于往一蹈其害而不

見其可欲而忽其可畏樂其暫安而忘其長危也哉
當水生風利之時自謂枝堅器良必無可敗之勢誰
肯少自引以就所宿哉使水也專能覆而不能乘則
舟為無用而亦不至于敗况乎爵祿之海貨財之淵
利欲之源其禍愈深其沈浸冒濡溺者愈甚而趨者
愈衆何哉思古之人如越國之范蠡漢代之張良以
至穆生而疏之徒能燭于事理審于進退皆可為後
世法而世之溺之知出而不知入知往而不知返者

自他人視之如泳之善游彼且自以為賢于呂梁文
人豈不惑哉然則是樓之命名雖近而充其義則遠
矣遂為之文以記

雲竹山房記

李氏子升家方山之陽遠市塵去闌闌藹然田野之
趣猶以為未足乃鑿室山麓竹樹環之置圖書琴檮
筆硯其間咏歌自適題曰雲竹山房請予記之予雅
愛伯順和易恭慎能向善遠利不隨流俗所尚常給

事分省上官賞其勤同列讓其賢于時不幸閉門靜
處昔之富也不驕奢今之貧也無慕羨得時不變其
志失勢不劬其氣安分無求恬然若足非通理善守
其能若是邪夫山林丘壑畸于世者之所以樂其窮
畢其齒也子年富才俊胡為欲放志于此苟以為幽
閒靜偏人迹罕至可以讀書求道稽古博識畊而俟
其獲養而俟其成以為藏修息游之地則可以為避
世傲俗之地則不可夫雲無心于見沒因時而澤物

可以占出處之道焉夫竹虚心而直節歲寒而不改
可以堅自守之操焉子樂之意子意有所侶亦皆有
資于予也抑吾所居特遠不得朝夕往來從子之所
徒以為恨耳既為記之又撫几而歌之曰山之幽其
雲油々雲與子兮奚求仰觀白雲聊以消憂竹之青
其葉疑孰霜兮可以變此我思美人在淇之隈在渭
之溪

東陽橋記

東陽故有橋地廢百餘年矣春雨潦集冬寒冰泛涉
者病焉里人張祿常欲營之為富人所害鞭斷石梁
事弗來迨其子惠又屢謀作之懼役重力不勝圖回
者數年會有贊之者曰事畏不勇不畏難為之必將
有成于是帥鄉人轉石輅木建隄兩岸架以脩梁上
為厦宇以庇風雨下施橫榻以休行者日役二百餘
人張悉給其食不再踰時而橋遂成役工凡若干費
錢凡若干皆張所勸施予往來章山每道其處鄉人

曰昔張惠之興是役也富人或笑之及其成也又慙而疾之今張蒙不幸以死然其利猶在願有以紀之吾聞而愍焉夫為義在志不在貧富者則力雖有餘惟務多積為子孫計其肯拔一毛以利衆哉貧者又力不贍此建事之所以難也若張者家不及于中人力不足以號召而能斷然有志以倡是役鄉人亦樂而從之見好義之心人人同也彼不能而害人之能亦獨何心哉則惠誠可表也

聞過齋集
卷之二上

聞過齋集卷之二下

讀書室記

樂清潘氏有讀書之室藍君仲晦為書其扁且介以來求予文曰願有以教之予不敏竊惟天地人物之理君臣父子之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正心修己之法莫不昭然具在于書必讀之而后有以識事理之當然以成已成物而不謬自古及今英賢豪傑之士未有不由此者卜夏言未學吾必謂之學君子以

為過李路言何必讀書聖人惡其佞願書不可不讀
而讀之固當有法蓋不讀非聖之書則異端邪說不
得以亂吾之聰明而志定慮專無他岐之惑諷誦習
熟循序漸進則無欲速不達舍近取遠之病優游涵
泳沈潛則不徒口耳而有自得之實朝夕孳々無有
間斷則溫故知新而有日進之益驟覺勿喜小得勿
足則人百己千而有必成之效嗟夫去聖既遠遺經
徒存師道不立斯文殆墜聞有讀書者不啻如空谷

之楚音也抑不知其立心何如也如以義則為己也
以利則為人也為己者自一話一言莫非切己心存
而默識身體而力行極其至也雖聖可幾也為人則
不過資辯博富詞翰以耀世俗媒取利祿而已于身
心何有焉故予嘗病夫人之不讀書而設心以利者
又不若不讀之愈也今潘生築室以讀書名固予所
甚喜又不遠千里來徵言踰年而愈勤則其志不在
利亦可知矣故道之如此俾朝夕省焉庶幾進德之

助

遊上林記

予舊至章山聞西六七里許有上林之勝北十數里許有鴈湖之奇欲遊之久而不果乙卯冬末予與王侯用文以弔事至林嶼遂約翌日登鴈湖已具而主人有遽不得偕往因興敗而王侯尤力獨邀予至上林侯先往遣僕夫以兜子來迎由林嶼行二里許至郭家店川明谷豁雞犬數家時村民方蒔麥兒童狎

走來徃野婦緝道上牛羊牧其前藹然墟落之趣沿壑里許乃躋石磴并麓曲折左為畚右為林木稍進而夷踈竹數竿老梅抱石立灌莽吐十餘花淡然若自娛者歷數折負崦一二人家高爽幽寂門戶盡閉益使人蕭然有出塵之想自是以徃夾徑皆修篁晴日篩光微風成韻又入深林蔭鬱里許表曰白馬峯蓋佛寺在焉地勢迴環屋宇宏麗輝習奪目而予行亦倦矣遂憇卧雲軒寺僧焚香煮茗來供故翰林林

公潮守王侯諸名人詩具刻在壁余亦寫詩軒中僧
又設酒肴延客甚勤乃登寺山周流盤桓或藉艸木
或坐磐石長吟舒嘯興至隨量而飲望高林斜照紫
翠如染觀僧引泉自別壑醜之注佛殿下為沼以植
芙蓉沼中溢出右山之足轉經前山復入為池旁引
泉入齋厨下之以激機舂然後遍行蔬畦間以資灌溉
既又復歸于池以出而泉亦勞矣是夕宿軒中附火
至夜深乃睡雖猿聲磬響足山中之景而鐘鼓磬鐸

之音鏗鏘鞞不為落莫寺僧再請登鴈湖黎明北風
大作寒不可禦雁湖在望而不能即信一遊覽亦莫
不有數焉又輟以俟佗日姑記上林之遊如此

重遊鼓山記

歲柔兆執徐吳子客居董下出門面鼓山惟限一水
自初秋即約數人同登既而七月中雨八月中又雨
約重九重九復雨閏月雨不止所與約諸人咸以事
違然予意獨勤念過此則冬氣厲寒不能登矣十月

十一日風定無雲里中陳垣士周彭琅德彌吳泉孝
升三人皆舍遽相從凌晨渡江自蓬隘入荔枝依山
右行瞰旭宇霽道傍野花炫耀黃碧色霜林葉
如染采山果可噉澗中泉韻琮琤鳥聲唵呀飛來近
人若相娛二里許至岐路乃絕壑橫度小石杠遇數
人家復有岐路當有少年坐石上給曰左乃左行
由屋後躋石磴崎嶇險峻近二里所達路寄衣鳥寺
中升數罔則篁竹深密不可尋路有逕趨山右並崖

而進雖覺異然意可得達遂循之里許值窮見水源
而返蓋寺中引泉處也退而披篁刊木翦伐樛翳登
樹而望向高直上攀緣蹭蹬三里許然後榛莽之中
畧有微蹊可辨衆共喜進五六里百步果至峯頂人
不勝其勞憇息良久尊酌屢行然後徐起徘徊瞻眺
意既適則又樂而忘罷矣訪予曩年宿處荒穢特甚
不可以前下山日將暮月已升東不能復覽洞中諸
勝出近南寺得村氓引導暝黑穿林中歷畚田指示

詳悉乃乘月度嶺上下緣夢壠中取道抵灰橙喚舟
從西岸東濟及家將二鼓矣是游雖不能從容若疇
昔然于世故沈困憔悴無聊之中得一日之暇以
紓憂釋慮將亦不易得耳復憶十數年前城中倪林
二子屢嘗欲登以不得予偕而止者五六遂終身不
能登今予屢登而二子在泉不可作矣因忽感念涕
泗為零二子倪則桂德芳林則琦公偉矣

春暉閣記

東林生熊飾小閣于室之西以為奉親之所且取孟
郊詩語名之曰春暉閣直正南啓戶見山花卉果實
雜蒔于前其春明景熙草木萌長蟲蟄鳥哢物各生
遂薰風日長語燕相呼槐深柳密靜若無暑郊原入
秋穹宇朗清梧桐炫金楓葉如染賓雁來翔嘒嘒蟬
吟明月當軒爽氣近人霜雪既降檜栢責背陰向
陽南陸出晷朔吹不及迎暄抱燠四時之景變于外
而閣中常若陽春焉娶起居優游宴息雍容含飴弄

孫子婦承顏左右娛侍天下之樂孰有加此者哉昔
阿婆持家理生勤儉勞苦奉身不越禮度教子嚴而
有方待宗族克正而睦馭僕婢肅而恩故內外無間
言而家裕業進熊也遂克至于成人今阿婆年逾七
十康寧強健子孝婦順諸孫嶄然殆天所以報阿婆
生登斯閣而視斯扁思鞠育顧復之仁教誨作成之
義知其年而深喜其懼為溷淪甘旨之供必竭其力
怡愉和柔之奉必盡其誠愛日之情不能自己猶不

足以報其萬一夫春陽育物不自以為恩故其恩不
離親之慈子不自以為德故其德無極古人以是為
喻蓋反求而自得于心者傳曰孝弟至林木茂孝之
生福也如此而移風易俗善莫大焉其勉之既為之
記又為之賦東林六章、四句 東林有木其木維
檜雪霜屢驕其葉肺、 東林有木其木維栢其枝
剋、其葉滌、 東林有鳥粲、其羽聿飛遙臻言
返其哺 淑人有淑恭儉惟德天監厥美賚之遐福

其福維何有婦有子亦有令孫曰母是似
煦之春暉油之草心勉爾順思懷我好音

遺安堂記

濟南林貢父才茂而學富能晏以守自至正之末官
爵猥濫閭巷小兒市一資半級以炫耀鄉里貢父子
時方且課僮奴力耕抱盞畦勸之仕不應既衆勸
之則取龐公遺安之言揭于堂然後勸者始息德世
運變遷攘之徒競進以希新寵曾未數歲禽獮草

夷蓋萬有一存者人始服貢父之高貢父將求予言
因友人林玉請數年矣辭弗獲乃為記之予惟安之
義廣矣德公之言一端而已矣夫莫安于理之出于
天而具于人心物必有則事必有宜大而民生倫紀
之間細而日用動靜之際吉凶榮辱之兩途利害失
得之前陳必也審擇而處之順理則安逆理為危
者棄而安者即雖至顛沛不易造次乎况若世有道
則仕無道則隱進將施利澤于人退以避禍難于己

其出處固自有宜非獨以退為安仕即為危也子向
之所處亦既得其安矣今吾將語子以大安之道孟
子云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禮人之大門也
誠能得是宅以居由是門以出遵是路以行將見無
在不安無入而不自得以是淑之身而教之子孫雖
百世安可也所遺固不甚遠且大矣乎嗟夫景升以
荊州之全畀其子後世曾不得託其闔閭以居世之
惑者徃々累金玉恨其不多廣田宅畏其不厚與子

孫交手相付旋踵而失之且禍逮焉然則非其無所
遺也遺之不以安而以危也觀子之名堂亦可少戒
矣為之銘曰 事物之理各有當然人之置身亦猶
器為失 則傾失正則反不反不傾乃得其安於皇
昊穹降此民德視聽飲食咸具爾則子為克孝父為
克慈有宇靡疾堂基播菑兄愛弟敬因心友于既翁
既好無交相瘡男正乎外閨門雍々女正乎內燕及
童孺言必忠信巧給取憎行必篤敬蠻貊可行孰不

欲富得之以義孰不欲貴取之有道決身以覩終乃
賈禍曰貧與賤人曷不堪在分已定天胡可貪順命
守素 荼茹其我思古人心安于理苟得聞道日斃
可矣凡百君子念之敬之鷄鳴而起為善致之人亦
有言無念爾祖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銘于堂譬彼
書紳善慎爾遺之于後人

南樓記

樓以高明為主而面南特甚高則可以眺遠南則向

明而於四時之氣無不宜蓋田陳氏所居右闕一樓
以為遊憇之所凡賓客之來必居是而扁未有刻以
質于予予曰既南矣謂之南樓不亦可乎主人曰吾
子幸有以教之予曰古人之制宮室必面南而背北
所以順陰陽適寒暑而通乎氣也若是樓之景當星
星鳥之殷辰攬萬彙之萌鬯東疇土膏被撥禩而事
耒耜者鱗然于其上君子契之則有務本勤力及時
不怠之思為大火正中炎燦灼人薰風時來煩愠俱

滌視脩途峻嶺行者往來役。君子達之則有知止
自足安分無求之思為天高日晶秋氣慘慄草木黃
落群陰歛孳君子感之則知屈信進退之義為天地
閉塞泉涸澤堅居人室向蟄蟲坯戶君子體之則知
掩身儉德之戒為是樓于人豈小助耶若夫輕烟煖
霏晴嵐宿靄和氣動盪色淫溢月明而萬畝銀涵
雪積而群峰玉麗霧雨濛迷若扁舟之凌巨海四時
朝夕晴雨明晦而是樓之景可喜可愕可賞可愜子

之兄弟群從子姓相與逍遙于其間以游神騁日遣
懷適興而暇日以娛嘉賓會親友談今論古觴酌賦
詩彈琴投壺穆清風之可挹無俗塵之汚人則於斯
樓寔為宜彌而是樓之所以合天時總地宜善人事
者昌一而不備與抑其視元龍百尺為何如主人兄
弟鞅爾而笑奉觴而進請書以為記

集芳堂記

乾坤清淑之氣萃于人者為賢俊其萃於物也鳥則

為鵷鸞鳳皇獸則為麒麟騶虞其萃于草木也木則
為松為檜為楸柟豫章草則為蘭為薰為蕙為芷蒨
為杜蘅薜芷夫人之與物：之有是數種其類雖不
同然皆善也故善人之所好亦必從其善焉乃若昔
人正則之於蘭淵明之於菊周子之於蓮林逋之於
梅千載之下觀於所愛而得其為人焉聖人有言與
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則
交游之于人益不輕矣今楊生之堂所植無非嘉木

奇卉林懷之又以集芳名之觀其所好如是則其所
與交遊必無匪人者揚生必欲求予言懷之為之請
益堅吾將引而進之夫屈陶周林四君子者其貞節
雅操令德高志皆人之所素仰所愛草木亦因四賢
而得名今楊生之于衆芳誠知其美而好之不徒為
耳目之玩求其實反之於身而資以成德則亦無媿
乎昔人之愛物矣其芝蘭玉樹產于階庭也曷疑予
雅愛懷之雖未知揚生因懷之固足以知之遂書以

為集芳堂記

心遠堂記

東林之生請于予曰昔先大父堂營一堂以為燕休之所署其題曰心遠迨某則三世矣未有以發揚其旨願先生之教之也予曰子之大父以是名堂得無有取于陶淵明詩語乎曰然予曰子之大父蓋賢而隱者也當元之中世民物方阜人有執能術智者莫不輻集京師務以自售展其四體光大其業而子之大

父乃能晦迹丘樊潛德弗耀薦書不名鋒車不召栖遲偃仰于衡門之下教兒讀書課童力耕與樵夫牧豎為伍茲其所以名堂之意蓋將獨善而與世相遺者也若子之父篤學好修親仁樂善于世事不關意鄉里稱為善人日惟與賢士大夫朋友談經講史商論古昔暇則詩酒優游若將終身焉者至于卒奪其志奔馳仕宦違其素願然其心未始異于淵明今子藉祖父之餘澤安分無求足以樂生抑予重有告焉

夫遠非徒高舉長往邈世之謂也山不遠則不深視
不遠則蔽於近慮不遠則有近憂道不遠則無所至
田廬所以厚子孫也而守之未必能遠貨財所以裕
子孫也而用之必當有盡子之祖宗傳世六百餘年
以至於子吾意今日之存者皆其孝悌忠信慈惠謹
實積累之餘未必在乎區區田廬貨財而已吾所謂
遠意蓋在乎此生乎勉之上承祖宗于既往下被子
孫於無窮夙夜孜以是為心則其遠有出于陶

言之外者生以為何如曰謹奉教遂書之

宗會堂記

羅田林氏舊為祠堂由遠祖而下二十一世凡族人
桃毀無後之主悉祠之其在子孫見祠者為二主以
祔昭穆之次月朔望合族人致敬春秋卜日而祭於
追遠之意可謂厚矣宣城貢秘書常為記之然予竊
有惑焉古者合祭桃毀之主於祖廟惟有國者得為
之大夫不及也庶人薦于寢蓋用生者之禮先王之

制豈得踰哉乃為正之使各瘞其群主又為之次其
遠祖以來世系名字具為一圖顯而易見冬至正旦
陳于北牖宗子率族人羅拜堂下畢則撤圖布席宗
子升坐于堂之東族長一人升坐于堂之西昆弟子
姓以次成列序拜就坐獻壽設食獻酬禮終尊者稱
述先代功德締造之勤積累之厚子孫守成之不易
覆墜之不難蚤夜脩飾毋或不善以隳名辱身庶幾
有以承祖宗之澤衍于來世用是為訓然後昆弟子

姓各誦所聞或傳記故事或近世賢者或鄉邑之人
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復于尊以告于其眾族
人有過則眾勸勉之期以必改族議既諧因更其名
曰宗會之堂將以上章泥灘改歲行禮請予志之以
示將來予惟舊日合祠之意蓋欲子孫不忘乎祖也
今日宗會之意蓋欲子孫共仁其族也能仁其族乃
所以能孝乎祖舊則自源而祖流今則循末而知本
其禮雖殊意實不異夫人尊祖敬宗之念亦豈有窮

哉頤禮制不可得為易之以圖則舊時之意不失而
事得其宜豈不百世可行耶夫屬有親疎而族則一
世有遠近而本則一仁人君子于其同類且一視之
况同氣耶自夫一族之仁推之三族而益親行之十
室而可化風俗之移亦其在是予之所以必嚴宗子
者欲族人知有所統先王之法雖不行母亦存其名
而已諸其貞公記者不復書

愛日堂記

人之生必本于父母故其行莫大于孝君子以父母
俱存為樂而王天下不與焉則孝子仁人之愛其親
可知已夫人之身必壯而後有子迨其子之長則身
已衰矣迨其子之壯則身已老矣視聽不利于前舉
動不便乎昔思慮不及于曩時食少而易飢膚劣而
易寒也血氣之不 疴瘵之相尋為之子者豈不思
以安之頤時已邁矣衰者不可得而復壯老者不可
得而還少雖三牲五鼎盡其養温清定省盡其禮洞

洞屬之盡其敬柔色婉容盡其愛左右無方盡其勤
然往者不可及來者未可期而日不足矣鷄鳴而起
問其寢也視日之旦而憂其中既侍膳也視之日中
而惧其晏將夕食也視日之暮惟畏其下蓋將以月
為日而不足必將以歲為日而猶不足也歲且更矣
念吾親之齒雖益一而來者益狹暮戀之情益切故
視景而喜視陰而疑惟恐吾事親之日短于不可及
者不得施焉此聖人所為喜懼者也若彭城董公瓚

年甫壯以明經茂才舉司征來闕仕途發軔二親齒
各未衰迎以就養子婦晨夕不離承顏順志幼孫學
語于前一堂之中唯俞色笑有若春臺又題之以愛
日其志抑可尚已夫父母俱存固人所樂而親年未
艾尤不可得昔老萊子年七十奉二親為嬰兒之戲人
亦熟不願為老萊子者乎海自念不孝早為先人所
棄不得奉盃水盂菽之歡今而既老徒有終天之感
視公瓚二親同享祿養此天所以錫之者而人莫能

及也古人有言惟德生福董氏之門其種德必厚不
然何其獲福若是與異時二親黃耆鮒背公瓚之年
亦老矣庶幾有匹于老萊故誠為樂之既為之記又
道以詩云 瞻彼日矣其暉煌々爰升于天耀于四
方 瞻彼日矣維暉融々耀于四方升恒于中 人
有父母或者耄我父母鬢若玄髮 人有父母
或靡克具我則具矣曰亶有豫 春陽熙々淑景載
遲草木具菲我親則怡 夏之悠々暑陸孔脩薰風

時來我親不憂 秋日則杲冬日則燠則照其寒亦
解其肅 南陔有蘭北牖有孫厨有甘旨以脩饗飧
宗我邁豆潔爾壘爵父母既慶室家具樂 温々
淑人恪慎克孝天錫父母百歲難老 人日不足爾
日孔多善爾優游相爾作歌

阜林鄉學記

長樂邑南五十里海濱曰社溪舊有鄉學宋英德府
教士林垓子之所創也隘陘弗稱廢且百年其孫文

溢謀於鄉族乃改卜地于溪之陽曰阜林建禮殿講
堂在為列舍以肆諸生石為祠堂以崇先賢門庭邃
幽廊廡周嚴庖湏完具道所出里人李麟築田為之
地有闕里人林節生奉園足之庀工于洪武十二年
冬而竣事于十三年春餘資為田十畝前有湖其芟魚
之利入于學既成莫重于學而學莫先於鄉自鄉以
及閭巷莫不有師師教民孝悌忠信勤本務本民朝
夕出入動作必稽善而獎之過而禁之故學校為育

才之區而鄉閭實首教之地三代盛時其制若此治效
安得不隆哉後世視為文具而俗不逮古國朝申嚴
其法信謂知所務矣若文溢是舉不惟復三代之德
而又廣前人之功于以教子弟而淑鄉人予見其有
成也抑予將有告乎為師者夫自孟子沒而聖人之
道不明異端權謀術數之言橫流于天下洋溢充斥
千數百年不能止逮宋周程朱夫子出而繼往聖開
來學三才若肇建為今其遺書家傳人誦然而士大

夫心術之微閭閻風俗之舊猶若未釋夫異端擁謀
術教之習者其故何哉聖賢之道著于書學者不能
身體而力行徒以空言目之口耳相傳雖多無益願
學莫先于立志、既定然後即物以窮理存心而致
知力行以求至惟日致、無少間斷則入道有方進
德有序聖賢可馴致苟有一毫為利近名之心則非
為己之學矣此愚所甚懼焉者願因諸君子謀之他
日道成使海濱若洙泗諸君子之力也不肖願承下

致樂堂記

瓜山陳璠名其堂曰致樂而求言于予予曰璠不幸三
歲而失所恃惟是拊育顧復之恩皆出于父今父年
且老不勝喜懼之情顧家貧無以具甘旨之奉竊惟
聖人之言所謂致其樂者歆致、為蚤夜自勉莫獲
少娛親之暮齒遂區、身昔之願、先生有以教之
予曰善乎爾之志也善乎爾之志也古之所謂能養
者忠而已忠非有他盡其誠而已誠無有間于貧富

也若使為子者必富而後可以致力於親則凡貧者皆將終身不得為孝乎昔者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孟子曰歡菽飲水盡其歡如是而已矣夫養者為志也非徒為口體也溫清定省之末節先後扶持之細務盛饌珍羞雖日進而愛敬不至與畜犬馬無異親亦何自而樂哉故人子之深愛者必有聲氣之和色容之婉視而見諸無形聽而察于無聲先意以承志奉順而不違不使其親

少有所不樂于貧富奚擇哉蓋惟盡其心而無毫髮之偽則親必安親安則其心必樂心樂則子雖富亦樂雖貧亦樂三牲五鼎亦足樂蔬食菜羹亦足樂終日訢然而忘其老此則所謂致樂也歟雖然是足謂養也未足為孝也不服閭登危以奪其身不苟訾苟笑而慢於人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是則孝之大者不特致樂而已予嘉生之有志故進而告之既為之記又贊以辭曰昔昌黎韓子作董生行謂董生召南

其孝足稱暮歸讀書旦出耕事父母克樂天降休禎
嗟哉斯人寔維儀刑子尚繼之昭有令聲

靜對樓記

至正乙亥予避寇水西依高隄吳氏吳氏有小樓附
麓面江平望數十里軒豁蕭洒地即癖人迹罕到戶
外有闢亦復不知歲戊申重來寓此于世事略不相
接惟終日俯檻朝迎陽而夕待月夏延颺而冬賞雪
溫涼寒暑晦明雨霽氣候變化千百各異潮汐之往

來魚鳧之遊飛犂鋤出入釣艇上下莫不事與心契
境與情融豈徒忘世之草亦不知室之罄而身之羈
也常讀書撫琴詩飲酒于此仰天宇之寥々感今
昔之殊時少壯不待老且益衰宜斯樓視吾為過客
而天地一指亦可能長久不變哉蓋靜而觀之則固
如是而已矣彼區々為名為利者終不能靜鷄鳴而
起汲々孜孜攘々嬉嬉憧々任々若蠅若蝸逐臭與
腥勞不知息死不暇悲視太華不見雷聲不聞則

亦何恠其然耶是樓以靜名蓋主人深得其趣予去
之十載而不能忘其能忘情主人乎特書以記之

逸興亭記

逸興亭興不在乎亭也是亭博士先生李君之所作
也先生慕聖賢之學服古人之道勢利弗趨而優游
以為樂榮華弗羨而澹泊以自適蓋將脫凡近以遊
高明與造物為徒而後為憚于其心也先生橫經講
道之餘肄業董成之暇退諸生而罷賓客栖遲俯仰

是亭之上雍容夷猶容與相年境與情融興由趣發
鳶飛魚躍灼乎道體之著風輕雲淡油然真樂之形
庭艸與吾意同碧山若儀刑對撫萬物以自得閱今
古之往來高懷獨詣遐思無窮衆人徒見先生之外
而不知其內故先生之興超鴻濛而隘六合入風雲
而軼埃溘者先生不言而人莫知惟是亭獨知之先
生既不自欺又不欺人故道之于亭或者將即是亭
而求先生之興則烏可將舍是亭而求先生之興亦

鳥可然則將若何求之而可曰子能學先生之學道
先生之道以得先生之樂則先生之興將不待求而
盡悟之矣謂予不信其質諸亭

望雲亭記

方氏兄弟構小亭于屋山之右以為遊憩之所地既
崇盡羅田之勝而覽之右嶺巖嶮以龍趨左山騰踔
而虎躍原田鱗次溪流虹委聚落林丘布幕列星周
迴十里不出闌楯之外朝日丹光射宇簷楹夜月清

輝汎乎几席涼風滌炎雪白相映是亭於四時之景
宜可謂備矣而未得其所以名暇日與予登之指右
山之盡而可見者曰雲窟吾曾大父之所藏也越左
山之半而可見者曰雲居大父之瑩在焉予曰君是
曷不名曰望雲昔狄梁公見白雲孤飛懷親舍而不
忍去况子兩世松楸鬱然在日子之兄弟時登覽
於此賓客朋友宴集於此興適之餘舉首東眄曼睥
西顧膚寸之起油然動心思吾身之所從來念祖宗

創立之勤積累之厚無非所以貽吾子孫者惕然內
懼飭身厲行迪子訓孫孝弟忠信勤儉圖保之于無
窮則斯亭之為益大矣豈徒遣懷縱目之樂而已哉
方氏兄弟道然謝曰命之遂書以記

平遠堂記

君子之澤歷世久而不窮者無非本諸其積慶之厚
與其貽言之善而又有賢子孫克承之也具是三者
于友人陳君子杞見之子杞之先由宋給事中以來

十有餘世衣冠不墜詩禮相繼又三世為鄉先生其
積可謂厚矣所居堂舊題平遠新構落成將仍揭之
來告予曰吾子幸有以啓我予曰大哉夫天下之理
惟平而已矣平則無傾無陂而可君可行可居可行
乃可以遠洪範以無黨無偏為惟皇之極易以履道
坦、為坐人之貞詩不云乎民之秉懿好是懿德故
父慈子孝夫正婦順兄友弟悌堯舜之道三代不能
捐益而詭節異行險恠衰僻君子不道焉君子平其

心而已矣使心如衡而身如準則施之家而理措之
國而治放諸四海而不越傳諸萬世而可遵不亦遠
之至乎夫平未有不遠者也不平未有能遠者也非
其貽言之善乎漢陳仲弓平心率物而人自化若子
祀之篤實好善自守不求于人澹然與物無忤誠可
謂善承之者其視斯堂為無忝矣然世固有立德垂
言而其澤不永者子孫不肖不能續其緒也于祀之
堂粵自今始又將愈久而不窮噫是堂之名豈獨於

陳氏為宜凡登斯堂而都斯名者皆不可以無儆也

碧玉潭記

古靈多佳山水居人往往擇勝而面或挹奇峰秀壁
或俯清流潺湲各因其志之所樂而得其趣以自適
也若鄭主所寓則占乎溪流之滴而深者滙乎其止
湛乎其微膏平其凝黛乎其淳清徹澹滑泓涵晶瑩
盖淵乎其似道靜乎其若德故名之曰碧玉之潭焉
吾嘗休乎是潭之上陽光下臨雲影徘徊前山倒翠

墮入潭底遊魚往來鬚脊可數聞磬款聲劃然一散
匿伏不可見良久然後出並岸密竹騎植幽草丰茸
潭上老榕蔭可半畝輕風徐來舒疾成韻如聆絲簧
二三友狎坐談笑俗塵不干清氣逼人襟懷為開煩
慮消釋忘世故之紛拏與日月之促迫情融境暢幽
意橫發不知濠梁之樂復能過是乃叩樹而歌之曰
潭之清我濯我纓其碧晶兮伊玉之瑛又歌曰清潭
汝池衡門栖遲洵美者子樂可忘飢于是諸君子咸

屬而詩述予言為記

草心堂銘

有序

天下有大恩而不能報者大恩莫大于生之親之於
子是也報莫難于稱之子於其親是也然則求其稱
而不可得不知所以報之此人子之心所以唯日不
足而不能自己乎世道淪胥人習悖德駢倨許詒之
風恬不為異見位達資多者衆羨愛慕專志孝弟者
或鄙固之高陽里潘德寧自幼失怙由母鞠育教誨

爰底于成人德寧奉親愛敬家貧不能常具甘旨遇
有珍果奇味必懷以供母人多哂之而予則深喜焉
以予不能及也載觀古人若考叔歸羹陸績懷橘不
意茲事今日于生復見間謁予曰德寧蚤棄于父賴
母至今日深思厚思其茂云報將扁堂之北牖曰草
心取孟貞懼詩語朝夕企以自勗先生其幸教之予
方媿生其何能辭夫言心之聲也因其言之泛切足
以察其中之誠偽若生之孝吾乃信之為之詩以道

其志云 凡物之生寔本乎天人之有身曰父母旃
天何以報物則不克何以報親如天罔極春暉遲
草乃生之勾萌甲柝敷秀榮滋春陽匪私草也至微
至微有心亦懷報之彼鞠我育我長我畜我顧我復
我出入腹我屏我災害遠我水火自我能言教我誦
詩我能步趨慎我威儀厲我儉勤毋我怠嬉我室我
家亦百具宜莫恩匪深式深于淵莫德匪厚式高于
山匪天寔天伊母則然草之於暉猶或思報矧伊人

矣而不如草孟氏有言實獲我心草則不如奚間獸
禽春陽載熙親顏載怡壺有清酒酌言壽之天監慈
母錫之壽考錫以壽康錫以難老錫之百福亦淑我
後北堂有萱菜竹猗々熟登斯堂視我銘詩

景山樓記

揚陞卓子康好義人也故所游多名士大夫若故潮
守王公用文遭世變更屏居龍泉之上道出入往來
必館焉獨以其舍近市囂不能恆每至必造其園坐

荔陰俯清池徘徊徑中率以為常歲昭陽大淵獻于
康之長子堅始即其地創小樓撲致雅幽明爽靚清
可以坐可以取可以企望以娛二親以聯弟昆延佳
客後右有沼前南見山落成予適至焉堅請曰不肖
誤獲愛于王公先生所知也昔王公在時屢至此病
室湫隘而斯樓未能創今既創念王公不復見矣堅
父子每一登未嘗不感慨而不能忘願以斯意題斯
樓也庶幾寫堅父子之夙心焉予曰昔王公之室常

對南山今子之樓亦且尚南其南又亦有山詩不云
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是名則子之意可具見矣
嗟夫世俗日澆人之交不以勢則以利不以利則以
勢以勢交者勢隆則附勢去則解以利交者利合則
親利緩則弛勢利不可以長存故交情不能以終
唯義交者無勢利之去就無炎涼之聚散故久而愈
敬沒而不能忘若王公之與子康交義也故至是非
王公之高誼無以起子康之慕非子康之好義亦必

不懷王公然則是樓之名 將使登者疑而問思而
得其與人交必以義又推好義之心以應事接物使
無往而不為義而不可勝用焉則高山景行之思其
有窮乎書以為是樓記

近道齋記

歲在昭陽予寓苦竹聞章宗遠之賢其友方宗遠言
宗遠性至孝父常得痿疾臥十年宗遠蔬食亦十年
晝夜坐臥床下宗遠於昆弟愛朋友敬慤實飭行人

也去歲朝廷以禮幣徵授漳浦文學予恨不及識他
日其子棗來見恭而有禮敏而好直間抵其家至其
讀書之室視楯間扁曰近道棗進曰大人常語棗吾
平日廣求聞見知吾不足也見善必慕欲自勉也不
善不敢為吾耻也吾于道竊有志焉故取三近之旨
揭之以自警厲庶幾可得而入然大人夙慕先生未
獲階于左右先生幸臨其可無辭以誨予謝不敏棗
固曰大人向常得與孝度計偕敢藉是以請予不得

辭乃曰大道者人倫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天下古
今人物共行之路道固因人而名也安得遠于人哉
然惟踐形盡性者惟能體其全其次氣稟有不齊是
不能以皆盡必資學而後能其學者則又知有先後
聞有蚤暮行有難易造有淺深其有下者則必千百
其功然學本于志必虚心克己而後能有受志立則
好篤天下之物無以易之好篤則自力汲之孜孜而
無間斷乃能有進子卜子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者乃為學之要道也愚也蚤自知學間亦有聞
齒且老矣猶覺其遠常思不得為君子若宗遠固宜
吾所觀善而取益者其敢有告乎獨以吾所自傷悼
者訟為宗遠其謂予言然也者乎哉不然也者乎哉
不然者願有以教也

聞過齋集卷之二下



書